

廣弘明集

冊八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

福田論

釋彥琮

論曰昔在東晉太尉桓玄議令沙門敬於王者廬山遠法師高名碩德傷智幢之欲折悼戒寶之將沈乃作沙門不敬王者論設敬之儀當時遂寢然以緝詞隱密援例杳深後學披覽難見文意聊因暇日輒復申敘更號福田論云忽有嘉客來自遠方遙附桓氏重述前議主人正念久之抗聲應曰客似未聞福田之要吾今相爲論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寶之謂也功成妙智道登圓覺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誠者法也禁戒守真威儀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導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踰金石譬乎珍寶劣相擬議佛以法主標宗法以佛師居本僧爲弟子崇斯佛法可謂尊卑同位本末共門語事三種論

體一致處五十之載弘八萬之典所說指歸唯此至極寢聲滅影盡  
雙林之運刻檀書葉留一化之軌聖賢間起門學相承和合爲羣住  
持是寄金人照於漢殿像法通於洛浦並宗先覺俱襲舊章圖方外  
而發心棄世間而立德官榮無以動其志親屬莫能累其情衣則截  
於壞色髮則落於毀容不戴冠而作儀豈束帶而爲飾上天之帝猶  
恆設禮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經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無  
滯推帝王之重亞神祇之大八荒欽德四海歸仁僧尼朝拜非所聞  
也如懷異旨請陳雅見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  
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竊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國莫非  
王臣繫之以主則天法地覆載兆民方春比夏生長萬物照之以日  
月之光潤之以雲雨之氣六合則咸宗如海百姓則共仰如辰戎夷  
革面馬牛迴首蛇尙荷於隋侯魚猶感於漢帝豈有免其編戶假其  
法門忘度脫之寬仁遺供養之弘造高大自許卑恭頓廢譬諸禽獸

將何別乎必能駕御神通得成聖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  
剷除尙增三毒虛改服飾猶染六塵戒忍弗修定智無取有乖明誨  
不異凡俗詎應恃宣讀之勞而抗禮萬乘藉形容之別而闕敬一人  
昔比丘接足於居士菩薩稽首於慢衆斯文復彰厥趣安在如以權  
道難沿佛性可尊況是君臨罔非神降伯陽開萬齡之範仲尼敷百  
王之則至於謁拜必遵朝典獨有沙門敢爲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  
乎弊風難革惡流易久不遇明皇誰能刊正忽起非常之變易招無  
信之譏至言有憑幸垂詳覽主曰吾所立者內也子所難者外也內  
則通於法理外則局於人事相望懸絕詎可同年斯謂學而未該聞  
而不洽子之所惑吾當爲辨試舉其要總有七條無德不報一也無  
善不攝二也方便無礙三也寂滅無榮四也儀不可越五也服不可  
亂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條對酬難意後之三條引出成式吾  
聞天不言而四時行焉王不言而萬國治焉帝有何力民無能名成

而不居爲而不恃斯乃先王之盡善大人之至德同霑庶類齊預率  
賓幸殊草木差非蟲鳥戴圓履方俯仰懷惠食粟飲水飽滿銜澤既  
能矜許出家慈聽入道斷羸業於已往祈妙果於將來既蒙重惠還  
思厚答方憑萬善之益豈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攝報乃深徵以身  
敬收利蓋淺良由僧失正儀俗滅餘慶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  
信理當遵立知謂難依事應除廢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復責其  
禮卽令從禮便同其俗猶云請福未見其潤此則存而似棄僧而類  
民非白非墨無所名也竊見郊禋總祭唯存仰福爲尊僧尙鄙斯不  
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儀罕乖後更爲敘是謂無德不報者  
也法旣漸衰人亦稍末罕有其聖誠如所言雖處凡流仍持忍鎧縱  
虧戒學尙談智典如塔之貴似佛之尊歸之則善生毀之則罪積猛  
以始發割愛難而能捨弘願終期成覺迴而能趣斯故剃髮之辰天  
魔遙懾染衣之日帝釋遙懽妓女聊被無漏遂滿醉人暫翦有緣卽

結龍子賴而息驚象王見而止怖威靈斯在儀服是同幼未受具對揚佛旨小不可輕光揚僧力波離既度釋子服心尼陀亦歸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師者法無賤無豪所存者道然後賢愚之際默語之間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別恐不逢寶信心平等或其值真纔滿四人卽成一衆僧旣弘納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異方遣施僧衣見織金之奇乃令奉衆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號良福田之最爲聖教之宗是謂第二無善不攝者也若論淨名之功早升雲地臥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歎辯才新學頂禮誠謝法施事是權宜式非常准謂時暫變其例乃多則有空藏弗恭如來無責沙彌大願和尚推先一往直觀悉可驚怪再詳典釋莫匪通塗不輕大士獨興高跡警彼上慢之流設茲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誠旣非三慧詎是恆式因機作法足爲希有假弘教化難著律儀大聖發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約廢其爵齒存其戒夏始終通訓利鈍齊仰者



幼有序先後無雜未以一出別業而令七衆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見昔妻死歌而鼓盆子葬嬴而襯土此亦匹夫之節豈概明王之制乎況覺典冲邃聖言幽密局執一邊殊乖四辯是謂第三方便無礙者也且復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魯之司寇已居國宰宗歸道德始曰無名訓在詩書終云不作祖述堯舜憲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誰巢許之風望古仍邁夷齊之操擬今尙迴焉似高攀十力遠度四流厭斯有爲之苦欣彼無餘之滅不繫慮於公庭未流情於王事自然解脫固異儒者之儔矣是謂第四寂滅無榮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嶽國容盛典書契美談神輦爲王所敬僧猶莫致於禮僧衆爲神所禮王寧反受其敬上下參差翻違正法衣裳顛倒何足相方令神擁護今來在僧祈請之至會開呪力竟無拜理是謂第五儀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奮起必真人之託生上德雖祕於淨心外像仍標於俗相是以道彰緇服則情勤宜猛業隱玄門則形恭應絕求之故

實備有前聞國主頻婆父王淨飯昔之斯等咸已克聖專修信順每  
事歸依縱見凡僧還想崇佛不以跪親爲孝計非不孝之罪不以拜  
君爲敬豈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別體無混雜制從於此是  
謂第六服不可亂者也謹案多羅妙典釋迦真說乃云居刹利而稱  
尊藉般若而爲護四信不壞十善無虧奉佛事僧積功累德然後日  
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氣之感金輪旣轉珠寶復懸應天順民御圖握  
鏡始開五常之術終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觀宿命追憶往因敬佛教  
而崇僧寶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轉高比梵宮之遠大聖壽恆  
固同劫石之長久然則雷霆勢極龍虎威隆慶必賴兼共使怒及出  
言布令風行草偃旣抑僧體誰敢鱗張但恐有損冥功無資盛業竭  
誠盡命如斯而已是謂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  
惑欲得博聞宜尋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例頻繁僕雖庸闇頗  
亦承覽文總幽明辨包內外所論祭典尙有迷惑周易云一陰一陽



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竊以昧隱神路隔絕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禮官本置太常專司太祝縱知鬼事終入臣伍真佛已潛聖僧又滅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葉凡夫薄言迴向共規閑逸相學剝職掌檀會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纔觸王網卽墜民貫既同典祀詎合稱寶朝敬天子固是恆儀苦執強梁定非通識宋氏舊制其風不遠唯應相襲更欲何辭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曉其二請聽嘉言少除異想吾聞鬼者歸也死之所入神者靈也形之所宗鬼劣於人唯止惡道神勝於色普該情趣心有靈智稱之曰神隱而難知謂之不測銓其體用或動或靜品其性欲有陰有陽周易之旨蓋此之故殊塗顯於一氣誠言闕於六識設教之漸斷可知焉鬼報冥通潛來密去標以神號特用茲耳嘗試言之受父母之遺稟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氣可以立乎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業未曾感之於乾坤得之於父母識含胎藏彌亘虛空意帶熏種漫盈世界去

而復生如火焰之連出來而更逝若水波之續轉根之莫見其始究之豈覲其終濁之則爲凡澄之則爲聖神道細幽理固難詳矣神之最高謂之大覺思議所不得名相孰能窮真身本無遷謝生盲自不瞻睹託相追於舊蹤傾心翫於遺法若欲荷傳持之任啓要妙之門賴此僧徒膺茲佛付假慈雲爲內影憑帝威爲外力玄風遠及至於是乎教通三世衆別四部二從於道二守於俗從道則服像尊儀守俗則務典供事像尊謂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謂優婆塞優婆夷也所像者尊則未參神位所典者供則下預臣頒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當職子何錯引由子切言廢吾深趣理旣明矣勿復惑諸在宋之初暫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煩涉論邊鄙風俗未見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極客曰有旨哉斯論也蒙告善道請從退歸

隋煬帝大業三年新下律令格式令云諸僧道士等有所啓請者並先須致敬然後陳理雖有此令僧竟不行時沙門釋彥琮不忍

其事乃著福田論以抗之意在諷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以自誠也帝後朝見諸沙門並無致敬者大業五年至西京郊南大張文物兩宗朝見僧等依舊不拜下勅曰條令久行僧等何爲不致敬時明贍法師對曰陛下弘護三寶當順佛言經中不令拜俗所以不敢違教又勅曰若不拜敬宋武時何以致敬對曰宋武虐君偏政不敬交有誅戮陛下異此無得下拜勅曰但拜僧等峙然如是數四令拜僧曰陛下必令僧拜當脫法服著俗衣此拜不晚帝夷然無何而止明日設大齋法祀都不述之後語羣公曰朕謂僧中無人昨南郊對答亦有人矣爾後至終必無拜者其黃巾士女初聞令拜合一李衆連拜不已帝亦不齒問之

敘高祖皇帝問出家損益詔表

皇唐啓運諸教並興然於佛法彌隆信重捨京舊第置興聖寺自餘會昌勝業慈悲證果集仙等寺架築相尋至於道觀無聞於俗武德

四年有太史令傅奕者先是黃巾深忌緇服既見國家別敬彌用疚心乃上廢佛法事十有一條云佛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昌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任其放言乃下詔問僧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服章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有濟法寺沙門襄陽釋法琳憤激傳詞側聽機候承有斯問卽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飄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至人所以降靈大聖爲之興世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天竺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毀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霑幽顯豈拘小違上智之人依佛語故

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

出沙汰佛道詔

唐高祖

門下釋迦闡教澄淨爲先遠離塵垢斷除貪欲所以弘宣勝業修殖善根開導愚迷津梁品庶是以敷演經教檢約學徒調伏身心捨諸染著衣服飲食咸資四輩自正覺遷謝像法流行末代陵遲漸以虧濫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墮之人苟避徭役妄爲剝落託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闐闐驅策畜產聚積貨財耕織爲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迹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交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莠有穢嘉苗類彼淤泥混夫清水又伽藍之地本曰淨居栖心之所理尙幽寂近代已來多立寺舍不求閑曠之境唯趣喧雜之方繕築崎嶇臺宇舛錯招來隱匿誘納姦邪



或有接近鄠鄆鄰邇屠酤埃塵滿室羶腥盈道徒長輕慢之心有虧  
崇敬之義且夫老氏垂化本貴冲虛養志無爲遺情物外全真守一  
是謂玄門驅馳世務尤乖宗旨朕膺期馭宇興隆教法深思利益情  
在護持欲使玉石區分薰蕕有辨長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宜  
從沙汰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遵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  
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能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  
罷道各還桑梓所司明爲條式務依法教違制之事悉宜停斷

敘太祖皇帝令道士在僧前詔表

貞觀十一年駕巡洛邑黃巾先有與僧論者聞之於上上乃下詔云  
老君垂範義在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  
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興肇於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  
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  
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

應之緣匪一洎於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遯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旣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徒各陳極諫有司不納沙門智實後生俊穎內外兼明攜諸夙老隨駕陳表乃至關口其表略云僧某等言某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某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於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在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寺不領門人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



見之謂之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冠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之上誠恐真僞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之情請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事如別所陳伏願天慈曲垂聽覽

制沙門等致拜君親勅

唐高宗

勅旨君親之義在三之訓爲重愛敬之道凡百之行攸先然釋老二門雖理絕常境恭孝之躅事叶儒津遂於尊極之地不行跪拜之禮因循自久迄乎茲辰宋朝暫革此風少選還遵舊貫朕稟天經以揚孝資地義而宣禮獎以名教被茲真俗而瀨鄉之基克成天構連河之化付以國王裁制之由諒歸斯矣今欲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后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或恐爽其恆情宜付有司詳議奏聞龍

珍做宋版印  
朔二年四月十五日光祿大夫右相太子賓客上柱國高陽郡開國  
公臣許敬宗宣

上高宗皇帝沙門不合拜俗表

釋威秀等

伏奉明詔令僧拜跪君父義當依行理無抗旨但以儒釋明教咸陳  
正諫之文列化恢張俱進蕩蕘之道僧等荷國重恩開以方外之禮  
安居率土得弘出俗之心所以自古帝王齊遵其度敬其變俗之儀  
全其抗禮之迹遂使經教斯廣代代漸多宗匠攸遠時時發自漢  
及隋行人重阻靈鷲之風猶鬱仙苑之化尙疎未若皇運肇興提封  
海外五竺與五嶽同鎮神州將大夏齊文皇華之命載隆輶軒之塗  
接軫莫不欽斯聖迹興樹遺蹤固得梵侶來儀相從不絕今若返拜  
君父乖異羣經便證驚俗之譽或陳輕毀之望昔晉成幼冲庾冰矯  
詔桓楚飾詐王謚抗言及宋武晚年將隆虐政制僧拜主尋還停息  
良由事非經國之典理越天常之儀雖曰流言終纏顯議況乃夏勃

勅拜納上天之怒魏燾行誅肆下厲之責斯途久列備舉見聞僧等  
奉佩悼惶投庇失厝恐絲綸一發萬國通行必使寰海望風方弘失  
禮之譽悠哉後代或接效尤之傳伏惟陛下中興三寶慈攝四生親  
承付囑之旨用勵學徒之寄僧等內遵正教固絕跪拜之容外奉明  
詔令從儒禮之敬俯仰惟咎慚懼實深如不陳請有乖臣子之喻或  
掩佛化便陷調君之罪謹列衆經不拜俗文輕用上簡伏願天慈賜  
垂照覽則朝議斯穆終遵途於晉臣委略常談畢歸度於齊后塵黷  
威嚴惟深戰戰謹言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一日上

時京邑僧等二百餘人往蓬萊宮伸表上請左右相云勅令詳議  
拜不拜未定可待後集僧等乃退於是大集西明相與謀議共陳  
啓狀聞諸寮案云

上雍州牧沛王論沙門不應拜俗啓

釋道宣等

自金河徙轍玉關揚化歷經英聖載隆良輔莫不拜首請道歸向知

津故得列刹相望仁祠綦布天人仰福田之路幽明懷正道之儀清  
 信之士林蒸高尚之賓雲結是使教分三法垂萬載之羽儀位開四  
 部布五乘之清範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過犯滋彰有塵御覽下  
 非常之詔令拜君親垂惻隱之懷顯疎朝議僧等荷斯明命感悼涕  
 零良由行缺光時遂令上霑憂被且自法教東漸亟涉宏隆三被屏  
 除五遭拜伏俱非休明之代並是暴虐之君故使布令非經國之謨  
 乖常致良史之誚事理難返還襲舊津伏惟大王統維京甸攝御機  
 衡道俗來蘇繁務攸靜今法門擁閉聲教莫傳據此靜障拔難之秋  
 拯溺扶危之日僧等叫闍難及徒鶴望於九重天階罕登終栖遑於  
 百慮所以干冒陳款披露冀得俯被鴻私載垂提洽是則遵崇付囑  
 清風被於九垓正像更興景福光於四海不任窮塞之甚具以啓聞  
 塵擾之深唯知慙惕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上榮國夫人楊氏沙門不合拜俗啓

夫人帝后之母也敬崇正  
 化大建福門造像書經架

築相續入出宮禁榮問莫  
加僧等詰門致書云爾

自三寶東漸六百餘年四俗立歸戒之因五衆開福田之務百王承  
至道之化萬載扇唯聖之風故得寰海知歸生靈迴向然以慧日既  
隱千載有餘正行難登嚴科易犯遂有稊稗涉青田之穢少壯懷白  
首之徵備列前經聞於視聽且聖人在隱凡僧程器後代住持非斯  
誰顯故金石泥素表真像之容染衣剃髮擬全僧之相依而信毀因  
果兩分背此繕修俱非正道又僧之真僞生熟難知行德淺深愚智  
齊惑故經陳通供如海之無窮律制別科若天涯之有際宗途既列  
名教是依設出俗之威儀登趣真之圓德故使天龍致敬幽顯歸心  
弘護在懷流功不絕比以時經濁染人涉凋訛竊服飾詐之徒叨倖  
憑虛之侶行無動於塵俗道有翳於憲章上聞御覽布君親之拜乃  
迴天睽垂朝議之勅僧等內省慚懼如灼如焚相顧失守莫知投厝  
仰惟佛教通囑四部幽明敢懷竊議夫人當斯遺寄況復體茲正善



崇建爲心垂範宮闈威明道俗今三寶淪溺成濟在緣輒用諮陳希垂救濟如蒙拯拔依舊住持則付囑是歸弘護斯在輕以聞簡追深悚息謹啓龍朔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簡諸宰輔敘佛教隆替狀

列子云周穆王時西極有化人來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穆王敬之若聖此則佛化之初及也朱仕行釋道安經錄云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十八人來化始皇始弗從禁之夜有金剛丈六人破獄出之始皇稽首謝焉漢書云武帝元狩中開西域獲金人率長丈餘列之甘泉宮帝以爲大神燒香禮拜後遣張騫往大夏尋之云有身毒國卽天竺也彼謂浮圖卽佛陀也此初知佛名相云成帝都水使者劉向云向檢藏書往往見有佛經此卽周秦已行始皇焚之不盡哀帝元壽中使景憲往大月氏國因誦浮圖經還於時漢境稍行齋戒據此曾聞佛法中途潛隱重此中興後漢明帝永平中上夢

金人飛行殿前乃使秦景等往西域尋佛法遂獲二寶東傳洛陽畫  
釋迦立像是佛寶也翻四十二章經是法寶也迦竺來儀是僧寶也  
立寺於洛城西門度人開化自近之遠展轉住持終於漢祚魏氏一  
代五主四十五年隆敬漸深不聞拜毀吳氏江表四主五十九年孫  
權創開佛法感瑞立寺名爲建初其後孫皓虐政將事除屏諸臣諫  
之乃止召僧而受五戒蜀中二主四十三年于時軍國謀猷佛教無  
聞信毀晉司馬氏東西立政一十二主一百五十六年中朝四帝崇  
信之極不聞異議唯東晉成帝咸康六年丞相王導太尉庾亮薨後  
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尙書謝廣  
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爾後六十二年安帝元初中太  
尉桓玄以震主之威下書令拜尙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  
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  
之君莫不降禮如育王等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如魏文



木漢光之尋大法東流為日諒久雖風移政易而弘之不異豈不以

遇子陵等獨絕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玄又致書

廬山遠法師序老子均王侯於三大遠答以方外之儀不隸諸華之

禮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其事由息及安帝返政還崇信奉終

於恭帝有宋劉氏八君五紀雖孝武大明六年暫制拜君尋依先政

齊梁陳氏三代一百一十餘年隆敬盡一信重逾深中原魏氏十有

餘君一百五十五年佛法大行備見魏收良史唯太武真君七年聽

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還興佛法終於靜帝自晉失御中原江

表稱帝國分十六謂五涼四燕三秦二趙夏蜀也斯諸偽政信法不虧唯赫連勃勃

據有夏州兇暴無厭以殺為樂佩像背上令僧禮之後為震死尋為

北代所吞妻子刑刻具如蕭子顯齊書高齊在鄴六帝二十八年信

重逾前國無兩事宇文周氏五帝二十五年初武帝信重佛法後納

張賓之議便受道法將除佛教有安法師著二教論以抗之論云九

流之教教止其身名爲外教三乘之教教靜其心或名爲內教老非  
教主易謙所攝帝聞之存廢理乖遂雙除屏不盈五載身歿政移隋  
氏承運二帝三十七年文帝崇信載興佛法海內置塔百有餘州皆  
發休瑞具如圖傳煬帝嗣籙改革前朝雖令致敬僧竟不屈自大化  
東漸六百餘年三被誅除五令致拜旣乖經國之典又非休明之政  
刳斫之虐被於亂朝抑挫之儀揚於絕代故使事理乖常尋依舊轍  
良以三寶爲歸戒之宗五衆居福田之位雖信毀交貿殃咎推移斯  
自人有窳隆據道曾無興廢所以千餘大聖出賢劫之大期壽六萬  
年住釋門之正法況乃十六尊者行化於三洲九億應供護持於四  
部據斯以述曆數未終焉得情斷同符儒典且易之蠱爻不事王侯  
禮之儒行不臣天子在俗四位尙有不屈之人況棄俗從道而便責  
同臣子之禮又昊天上帝嶽瀆靈祇君人之主莫不祭饗而下拜今  
僧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奉其道而仰其容莫不拜伏於僧者

故得冥祐顯徵祥瑞雜沓聞之前傳豈復同符老氏均王侯於三大者哉故沙門之宅生也財色弗顧榮祿弗縻觀時俗若浮雲達形命如陽燄是故號為出家人也故出家不存在家之禮出俗無露處俗之儀其道顯然百代不易之令典者也其流極廣故略述之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八

音釋

羸力果切赤體也襯初觀切闐胡關切闐胡對切垣也闐也根魯當切草名莠與久切歲草也

燾徒到切窠倉宰切地為窠也剗苦胡切斲職略切雍託計切隳許規切覲

他典切牝毗忍切驚必列切赤雉也勝胎許訖切蠶胎許訖切綦符分切畫徒結切

也羝都奚切著章移切蒿屬用之以筮也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僧行篇第五之三下

列佛經論明沙門不應敬俗

釋道宣

梵網經下卷云出家人法不禮拜國王父母六親亦不敬事鬼神涅槃經第六卷云出家人不禮敬在家人四分律云佛令諸比丘長幼相次禮拜不應禮拜一切白衣佛本行經第五十三卷云輸頭檀王與諸眷屬百官次第禮佛已佛言王今可禮優波離等諸比丘王聞佛教即從座起頂禮五百比丘新出家者次第而禮薩遮尼乾經云若謗聲聞辟支佛法及大乘法毀些留難者犯根本罪今僧依大小乘經不拜君親是奉佛教今乃令違佛教拜跪俗人即不信佛語犯根本罪又謗無善惡業報不畏後代自作教人堅住不捨是名根本重罪大王若犯此罪不自悔者燒滅善根受無間苦以王行此不善重業故梵行羅漢諸仙聖人出國而去諸天

悲泣諸善鬼神不護其國大臣輔相諍競相害四方賊起天王不下  
龍王隱伏水旱不調死亡無數時人不知是過而怨諸天訴諸鬼神  
是故行法行王為救此苦不行此過廣如經說更有諸論文多不載

白朝宰羣公沙門不應拜俗啓

君父事理深遠非淺情能測夫以出處之迹列聖齊規真俗之科百  
王同軌干木在魏高枕而謁文侯子陵居漢長揖而尋光武彼稱小  
道尚懷高蹈之門豈此沙門不乘閑放之美但以三寶嚮位用敷歸  
敬之儀五衆陳誠載啓福田之道今削同儒禮則佛非出俗之人下  
拜君父則僧非可敬之色是則三寶通廢歸戒絕於人倫儒道是師  
孔經尊於釋典在昔晉宋備有前規八座詳議足為龜鏡僧等荷國  
重寄開放出家奉法行道仰承聖則忽令致拜有累深經俯仰栖惶  
罔知投庇謹列內經及以故事具舉如前用簡朝議請垂詳採敬白

敘朝宰會議沙門致拜君親事九首并序

龍朔二年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并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臺都堂將議其事時京邑西明寺沙門道宣大莊嚴寺沙門威秀大慈恩寺沙門靈會弘福寺沙門會隱等二百餘人并將經文及以前狀陳其故事以伸厥理時司禮太常伯隴西郡王博又謂諸沙門曰勅令俗官詳議師等可退時羣議紛紜不能畫一隴西王曰佛法傳通帝代既遠下勅令拜君親又許朝議今衆人立理未可通遵司禮既曰職司可先建議同者署名不同則止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執筆述狀如後令主事大讀訖遂依位署人將太半左肅機崔餘慶曰勅令司別立議未可輒承司禮請散可各隨別狀送臺時所送議文抑揚駁雜今謹依所司上下區以別之先列不拜之文次陳兼拜之狀後述致拜之議善惡咸錄件之如左焉

中臺司禮太常伯隴西王博又大夫孔志約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雖存敬上之道當其爲師尙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超俗表剗



髮同於毀傷擁錫異乎簪紒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釋服而爲孔拜處俗塗而當法禮存其教而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再三研覈謂乖道理又道之爲教雖全髮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尚並仍舊貫無點彝章如必改作恐非稽古雖君親崇敬用軫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旣奉詢芻之詔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愜允追深戰惕謹議

司元議曰霄形二氣嚴父稱莫大之尊資用五材元后標則天之貴至於擎跪曲拳之禮陶化之侶同遵服勤就養之方懷生之倫共紀凡在君父理絕名言而老釋二門出塵遺俗虛無一旨離有會空瑞見毗耶闡慈悲之偈氣浮函谷開道德之篇處木鴈之間養生在慮罷色聲之相寂滅爲心執禮蹈儀者靡窮其要妙懷忠履孝者未酌其波瀾理存太極之先事出生靈之表故尊其道則異其服重其教



則變其禮爰自近古迄乎末葉雖沿革暫乖而斯道無墜洎哀纏雙  
樹慟結三號防後進之虧風約儒宗以控法故當輔成舊教豈應裁  
制新儀誠宜屈宸扆之嚴伸方外之旨委尊親之重縱寰中之遊愚  
管斟量遵故爲允謹議

司戎議曰臣聞三災變火六度逾凝二字爲經百成攸緬是以白毫  
著相闡一乘於萬劫紫氣浮影混萬殊於一致爰有儒津復軻殊軫  
秀天地陰陽之稟禮君臣父子之穆故知循名責實矩迹端形則教  
先於闕里齊心力行修來悔往則化漸於連河釋爲內防雅有制於  
魏闕儒爲外檢不能括其靈臺別有玄宗素範振蕩風物鸚鵡迅鷄  
促椿遼菌無爲無事何得何失然則道佛二教俱爲三寶佛以佛法  
僧爲旨道以道經師爲義豈直攝生有託陶性通資信亦爲政是基  
裨聲濃化而比丘未諭先生多僻恃出俗而浮逸以矜傲而誇誕處  
匹夫之賤直形骸於萬乘忘子育之恩不降屈於三大固君父所宜

革乃臣子所知非遂降綸璽是改其弊雖履孝居忠昌言改轍而稽古愛道參酌羣情懷響者谷不銷聲撫塵者山無隔細必備輿人之頌以貢芻蕘之說何則柱史西浮千有餘祀法流東漸六百許年雖曆變市朝而事無損益唯庾冰責沙門之拜桓玄議比丘之禮幸有何充進奏慧遠陳書事竟不行道終不墜是知大易經綸三聖蠱象不事王侯大禮充牣兩儀儒行不臣天子亦有嚴陵踞謁光武亞夫長揖漢文介冑豈曰觸鱗故人不爲纓網惟舊詎先師道法侶何後戎昭上則九天真皇十地菩薩下則南山四皓淮南八公或順風而禮謁或御氣而遊處一以貫之靡得而屈十室忠信亦豈無其人哉五刑之設關三木者不拜豈五德之具居三服者拜之罪之不責恭肅德之誠足容養然則含識之類懷生之流莫不致身以輸忠彼則不臣王者莫不竭力而遵孝彼則不敬其親雖約弛三章律輕三尺有一於此三千其大而不被以嚴誅實於巨責者豈不道釋與堯孔

殊制傷毀與禮教正乖蓮華非結綬之色貝葉異削珪之旨人以束帶爲彝章道則冠而不帶人以束髮爲華飾釋則落而不容去國不爲不忠辭家不爲不孝出塵滓割愛於君親奪嗜欲棄情於妻子理乃區分於物類不可涯檢於常塗生莫重於父母子則不謝施莫厚於天地物則不答君親之恩事絕名象豈稽首拜首可酬萬分之一者歟出家之於君父豈曰全無輸報一念必以人王爲願首四諦則於父母爲弘益方祛塵劫永離死生豈與夫屈膝爲盡忠色養爲純孝而已矣必包之俗境處之儒肆屈其容降其禮則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稱臣妾以袈裟爲朝服稱貧道而趨拜儀範兩失名稱兼舛深恐一跪之益不加萬乘之尊一拜之勞式彰三服之墜則所不可而豈然乎王者無父事三老無兄事五更君人之尊亦有所敬法服之敬不敬其人若屈其敬則卑其道敬而可卑道則云缺矣豈若存敬於己存道於物敬存則己適

道在則物尊尊道所以敬於物敬物亦所以尊於己也況復形猶身也道若影焉身既如聲道亦如響形動則影隨聲揚則響應道崇則形寵身替則道息豈可使居身之道屈於道外之身豈可使方外之人存於身中之敬又彼守一居道不雜塵俗若可拜之是謂俗之道而可俗俗又參道則一當有二而道不專行矣安可以區道俗之常域保專一之至誠哉據僧祇律敬袈裟如敬佛塔謂袈裟爲福田衣衣名銷瘦取能銷瘦煩惱鎧名忍辱取能降伏魔軍亦喻蓮華不染泥滓亦爲諸佛之所幢相則袈裟之爲義其至矣夫若損茲佛塔壞彼幢相將輕忍辱更貶福田甚用危疑終迷去取解服而拜則越俗非章甫之儀整服而趨則緇衣異朝宗之典故禪幽舍衛之境步屏高門之地理絕朝請事乖榮謁豈不謂我崇其道所以彼請其來請而卑之復何爲者廬山爲道德所居不在搜簡之例甘棠爲聽訟所息式致勿翦之思山與樹之無心且以德而存物法與道之有裕豈

崇道而遺人語曰人能弘道則道亦須人而行也王人雖微位在諸侯之上行道之輩焉復可卑其行若謂兩爲欺詭則可一而寢之寢之之道則芟薙之之謂是則所奪者多何止降屈而已若謂兩爲濃助則崇之崇之之道則尊貴之之謂豈可尊貴其道而使其恭敬哉假以金翠爲真儀不以金翠而增肅以芻狗而尊像不以芻狗而加輕肅敬終寄於道輕重不係於物物之不能遷道亦猶道之恆隨於物矣沙門橫服於己資法服而爲貴莫不敬其法服而豈係於乂乎不拜之典義高經律法付國王事資持護法爲常也常行不易一隅可革千門或爽通有護法之資塞有墜法之慮與其墜之曷若護之何必屈折於僧容盤辟於法服使萬國歸依者居蒂芥於其間哉語曰因人所利而利之則利之之術亦可因其精詣而爲利矣洎乎日光上照皇運攸宗海接天潢枝連寶構藉無上之道闡無疆之業別氏他族敬猶崇往神基靈派道豈僞今此爲甚不可一也月氏東國



寶祈斯俟定水玄波法雲彩潤高解脫之慶演常住之福前王後帝  
昔尙或攸遵主聖臣良胡寧此變臣愚千慮萬不一得儻緣斯創造  
無益將來於恆河沙劫有毫釐之累雖率土碎首羣生粉骨何以塞  
有隱之責蠲不忠之罪此爲甚不可二也臣所以汲汲其事區區其  
誠搔首捫心隳肝瀝膽伏願聖朝重興至教恆春柰苑永轉法輪心  
歡錄其人百祚遠光於帝宇則雖死猶生朝夕可矣竊惟詔旨徽婉  
義難適莫天情畫一則可使由之眷想傍求則誰不竭慮臣以庸昧  
何足寓言以兩教爲無則崇之於聖運聖而崇之則非無矣以兩教  
爲有則筆削明時時而削之恐非有矣斯所以岐路徘徊兩端交戰  
道宜存跡理未厭心管豈天窺蛙焉海測理絕庶幾之外事超智識  
之表自可懷鉛閣筆扣寂銷聲而欲鳥處程言竿中竊吹將聾聽而  
齊俗與瞽視而均叟雖有罄於心靈終不詣於聞見也直以八風迴  
扇萬籟咸貢其音兩曜升暉千形不匿其影茲焉企景是庶轉規就



日心葵輸涓驛露而覲顏漿夏履薄冰春競惕已甚越畏交集謹議  
司刑太常伯劉祥道議曰竊以朝廷之敘肅敬爲先生育之恩色養  
爲重釋老二教今悉反之抗禮於帝王受敬於父母而優容自昔迄  
乎今代源其深致蓋有以然諒由剃髮有異於冠冕袈裟無取於章  
服出家故無家人之敬捨俗豈拘朝廷之禮至於玄教清虛道風遐  
曠高尚其事不屈王侯帝王有所不臣蓋此之謂國家既存其道所  
以不屈其身望准前章無違舊貫謹議

左威衛長史崔安都錄事沈玄明等議曰竊以紫氣騰真玄牝之風  
西被白虹沈化涅槃之蘊東流鸞羽驪霞影玉京而凝衆妙津慈照  
寂啓金圓而融至道義冠空有理洞希夷祛濟塵蒙薰滌因累神道  
裨教茲焉有徵坦躅業已遵從流弊義資懲革箴曰守法高尚稱爲  
流弊違經拜俗謂之  
懲革卽事不可  
其如理何也原夫在三之敬六德峻尊卑之象百行之本四始旌

罔極之談本立然後道生敬形於焉禮穆實王化之始乃天地之經

佛以法為師帝以天為則域中有四大大王者居一焉王道既其齊衡

天法固乃同貫身為法器法唯道本黃冠慕道緇裳奉佛致敬君父

眇契玄波箴曰佛法乃寰外之尊帝天為域中之大教存而令屈折不羈還類編人此乃法水壅而不流何玄波之眇契耶

且夫戒籙纒高猶盡肅於膜拜況乎貴賤懸邈頓遺恭於屈膝箴曰王謚

云沙門以上下相敬而抗禮宸居者良以宗致既同則長幼咸序津途有隔則義無降屈誠哉是言可為龜鏡矣必以山林

獨往物我兼忘混親疎齊寵辱惠我不為是損己詎稱非自當泯若

無情湛然恆寂安假迎迦維而頓顙覲天尊而雅拜塵容不異俗致

敬未乖真箴曰沙門落髮披緇道俗懸隔拜違佛教具顯經文而言敬未乖真容不異俗此乃指南為北反白成玄且伯

陽緒訓於和光不輕演教於常禮妙叶謙尊之德遠符隣照之規伯

誕自姬周身充柱史為官則王朝之一職言道則儒宗之一流拜伏君親固其宜矣至若不輕之禮四眾乃權道之一時其猶文命入裸

俗而解裳不可例又三極之中師居其末末猶展敬本何疑哉箴曰釋眾

所以師資相敬正以教義不殊故耳若以袈裟異乎龍黼黻巾殊於

驚弁服既戎矣拜何必華各循其本無爽彝式其有素履貞遯清規

振俗神化盼饜戒行精勤藻揆桐鸞梵清霄鶴錦旌徵獸瓊符御靈

德秀年耆蠲其拜禮自餘初學後進聲塵寂寥並令盡敬君父請即

編之恆憲箴曰若以不拜為非則德秀年耆詎以蠲免若以不拜為是則後進初學無宜令拜進退矛盾去取自乖請即編之

恆憲何所如此則進德修業出塵之軌彌隆苦節棲壇入道之心逾

勵玄風斯遠國章唯緝庶可以詳示景則靜一訛弊箴曰以乖宗為景則謂守法為

訛弊約斯以自我作古奚舊之拘夫鏡非常之理必藉非常之照天

鑒玄覽體睿甄微探象外之遺宗極實中之幽致雖則暫駭常聽抑

亦終寘大道謹議

右清道衛長史李洽等議曰竊以道教沖虛釋門祕寂至於昭仁濟

物崇義為心乃睠儒風理將無異箴曰儒教所明不踰寰域釋宗所辨高出見聞故魏東陽王丕曰佛

法沖洽非儒墨者所知至若宿德耄齒戒律無虧栖林遯谷高尙其

事若斯傳輩可致尊崇其有弱齒蒙求薰修靡譽背真混俗心行多

違以此不拜義難通允箴曰夫稱沙門者何也謂紹法像賢發蒙啓化儀乏縉紳之飾教殊廊廟之規求宗故所

以直骸孰可分其德業矯俗故由茲抗禮寧容隔以尊卑但在家在國事親事君不拜之儀何可  
以訓箴曰誠哉奉君親者無宜不拜沙門不望請勒拜垂憲於後謹  
議

長安縣令張松壽議曰竊惟佛道二門虛寂一致縱不能練心方外

擯影人間猶須迹與俗分事與時隔然今出家之輩多雜塵伍外以

不屈自高內以私謁為務徒有入道之名竟無離俗之實箴曰不料

奉法而然私謁者誠違教義只可峻其波不至若君親之地禮兼臣  
進之流寧容縱火崑崗而欲俱焚玉石耶

子孝敬所宗義深家國不有制度何以經論望請僧尼道士女冠等

道為時須事因法會者雖在君后聽依舊式捨此已往並令讚拜若

歸覲父母子道宜伸如在觀寺任遵釋典箴曰夫僧尼合拜則無宜

剃髮同是一人約處便開異禮法服始終無二庶其以卑屈為取稍  
據事遂制殊經此乃首鼠兩端要時妄立也

屏浮競以道德自尊漸弘教法輒進愚管伏增慚戰謹議

右大司成令狐德棻等議曰竊以凡百在位咸隆奉上之道當其為

師尙有不臣之義況佛之垂法事越常規剃髮同於毀傷振錫異乎  
簪紱出家非色養之境離塵豈榮名之地功深濟度道極崇高何必  
破彼玄門牽斯儒轍披法服而爲俗拜踐孔門而行釋禮存其教而  
毀其道求其福而屈其身詳稽理要恐有未愜又道之爲範雖全髮  
膚出家超俗其歸一揆加以遠標天構大啓皇基義藉尊嚴式符高  
尚唯此二教相沿自久爰暨我唐徽風益扇雖王猷遐暢實賴天功  
而聖輪常轉式資冥助今儻一朝改舊無益將來於恆沙之劫起毫  
塵之累則普天率土灰身粉骨何以塞有隱之責蠲不終之罪與其  
失於改創不若謬於修文孔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老子曰聖人無  
常心以百姓心爲心二教所利弘益多矣百姓之心歸信衆矣革其  
所利非因利之道乖其本心非無心之謂請遵故實不拜爲允伏惟  
陛下德掩上皇業光下問君親崇敬雖啓神衷道法難虧還留睿想  
旣奉詢芻之旨敢罄塵嶽之誠懼不折衷追深戰惕謹議



右兼司平太常伯闔立本等議曰臣聞剛折柔存扇玄風之妙旨苦  
 形甘辱騰釋路之微言故能開善下之源弘不輕之義是以聲聞降  
 禮於居士柱史委質於周王此乃成緇服之表綴立黃冠之龜鏡自  
 茲已降喪其宗軌歷代溺其真理習俗守於迷途一人有作萬物斯  
 覩紐維天地驅駕皇王轉金輪於勝境構玉京於玄域遂使尋真道  
 士追守藏之遐風落髮沙門弘禮足之綿典況太陽垂曜在天標無  
 二之明大帝稱尊御宇極通三之貴且二教裁範雖絕塵容事止出  
 家未能逃國同賦形於妙鏡皆仰化於姚風豈有抗禮宸居獨高真  
 軌然輕尊傲長在人為悖臣君敬父於道無嫌考詳其義跪拜為允  
 議拜者明沙門應致拜也昔皇覺御宇尚開信毀之源豈唯像未不  
 流弘約之儀頃以法海宏曠類聚難分有穢玄猷頗聞朝聽致使拘  
 文之士廢道從人較而言之未曰通方之巨唱也余  
 所以考諸故實隨而彈焉庶崇佛君子或能詳覽

停沙門拜君詔

唐高宗

東臺若夫華裔列聖異軫而齊驅中外裁風百慮而同致自周霄隕



照漢夢延輝妙化西移慧流東被至於玄牝邃旨碧落希聲具開六  
順之基偕叶五常之本而於愛敬之地忘乎跪拜之儀其來永久罔  
革茲弊朕席圖登政崇真導俗疑襟解脫之津陶思常名之境正以  
尊親之道禮經之格言孝友之義詩人之明准豈可以絕塵峻範而  
忘恃怙之敬拔累貞規迺遺溫清之序前欲令道士女冠僧尼等致  
拜將恐振駭恆心爰俾詳定有司咸引典據兼陳情理沿革二塗紛  
綸相半朕商榷羣議沈研幽蹟然箕穎之風高尚其事遐想前載故  
亦有之今於君處勿須致拜其父母之所慈育彌深祇伏斯曠更將  
安設自今已後卽不宜跪拜主者施行龍朔二年六月八日西臺侍  
郎弘文館學士輕車都尉臣上官儀宣

上沙門應不拜親表

程士顥等

臣言臣聞佛化所資在物斯貴良由拔沈冥於六道濟蒙識於三乘  
其德旣弘其功亦大所以佛爲法主幽顯之所歸依法爲良藥煩惑

由之清蕩僧爲佛種弘演被於來際遂使歷代英主重道德而護持  
清信賢明度子女而承繼固得僧尼遍於區宇垂範導於無窮伏惟  
陛下慈濟九有開暢一乘愛敬之道克隆成務之途逾遠近奉明詔  
令僧跪拜父母斯則崇揚孝始布範敬源但佛有誠教出家不拜其  
親欲使道俗殊津歸戒以之投附出處兩異真俗由之致乖莫非心  
受佛戒形具佛儀法網懸殊敬相全別且自高尚之風人主猶存抗  
禮豈惟臣下返受跪拜之儀俯仰撫循無由啓處意願國無兩敬大  
開方外之迹僧奉內教便得立身行道不任私懷之至謹奉表以聞  
塵黷威嚴伏增戰越謹言

上釋在道前表

此一條在貞觀十一年因今合上

馮神德

臣聞祕教東流因明后而闡化玄風西運憑至識以開宗故知弘濟  
千門義宣於雅道提誘萬品理塞於邪津只可隨聖教以抑揚豈得  
逐人事而興替沙門者求未來之勝果道士者信有生之自然自然

者貴取性真絕其近僞之迹勝果者意存杜漸遠開趨道之心誘濟源雖不同從善終歸一致伏惟皇帝陛下包元建極御一飛貞乘大道以流謙順無爲而下濟因心會物教不肅成今乃定道佛之尊卑抑沙門之拜伏拜伏有同常禮未是出俗之因尊卑物我之情豈曰無爲之妙陛下道風攸闡釋教載陳每至齋忌皆令祈福一依經教二者何獨乖違陛下者造化之神宗父母者人子之慈稱陛下以至極之重猶停拜敬之儀所生旣曰人臣何得曲伸情禮捨尊就愛棄重違經緣情猶尙不通據教若爲行用陛下統天光道順物流形形物尙不許違淨教何宜改作願陛下因天人之志順萬物之心停拜伏之新儀遵尊卑之舊貫庶望金光東曜不雜塵俗之悲紫氣西暉無驚物我之貴卽大道不昧而得相於明時福業永貞庶重彰於聖日謹言

上榮國夫人楊氏論拜親無益啓

釋道宣等

僧道宣等啓竊聞紹隆法任必歸明哲崇護真詮良資寵望伏惟夫人夙著熏修啓無疆之福早標信慧建不朽之因至於佛教威儀法門軌式實望特垂恩庇不使陵夷自勅被僧徒許隔朝拜誠當付囑之意實深荷戴之情然於父母猶令跪拜私懷徒愜佛教甚違若不早有申聞恐遂同於俗法僧等翹注莫敢披陳情用迴惶輒此投訴伏乞慈覆特爲上聞儻遂恩光彌深福慶不勝懇切之至謹奉啓以聞塵擾之深唯知悚息謹啓

上請不拜父母表

釋威秀等

謹錄佛經出家沙門不合跪拜父母有損無益文如左梵網經云出家人不向國王父母禮拜順正理論云國君不求比丘禮拜玄教東漸六百餘年上代皇王無不依經敬仰洎乎聖帝遵奉誠教彌隆故得列刹相望精廬峙接人知慕善家曉思愆僧等忝在生靈詎忘忠孝明詔頒下率土咸遵恐直筆史臣書乖佛教萬代之後蕪穢皇風

竊聞真俗異區桑門割有生之戀幽顯殊服田衣無拜首之容理固越情道仍舛物況挺形戒律鎔念津梁酬恩不以形骸致養期於福善而令儀不改釋拜必同儒在僧有越戒之愆居親有損福之累臣子之慮敢不盡言伏惟陛下匡振遠猷提獎幽概旣已崇之於國亦乞正之於家足使捨俗無習俗之儀出家絕家人之敬護法斯在禔福莫先自然教有可甄人知自勉不勝誠懇之至謹奉表以聞塵黷展旒伏增戰越

上拜親有損表

釋靜邁等

竊言策係告先尊父屈體於其子形章攸革介士不拜於君親伏以僧等揚言紹佛嗣尊之義是同故愛敬降高乃折節於其氣容服異俗形章之革不殊致使沙門亦不肢屈於君父窮慈內外雖復繼形變則而心敬君親敢有怠哉至如臣服薨君以日易月形雖從吉而心喪三年是知渴密八音其於三載循于心敬其來尙矣若令反拜



父母則道俗俱違佛戒顛沒枉坑輪迴未已況動天地感鬼神者豈在於跪伏耶但公家之利知無不爲恐因今創改萬有一累則負聖上放習法之洪恩彌劫粉身奚以塞責伏惟陛下廣開獻書之路通納芻言之辯輕塵聽覽伏增戰汗謹言

上親同君上不令致拜表

釋崇拔

伏聞道俗憲章形心異革形則不拜君父用顯出處之儀心則敬通三大以遵資養之重近奉恩勅令僧不拜君王而令拜其父母斯則隆於愛敬之禮闕於經典之教僧寶存而見輕歸戒沒而長隱豈有君開高尚之迹不勃佛言臣取下拜之儀面違聖旨可謂放子爲求其福受拜仍獲其辜一化致疑二理矛盾伏願請從君敬之禮以通臣下之儀輕黷展旒彌增隕越謹言

統論前議優劣并讚

釋道宣

論曰威衛司列等狀詞則美矣其如理何咸不惟故實昧於大義苟



以屈膝爲敬不悟亡脣之禍內經稱沙門拜俗損君父功德及以壽命而抑令俯伏者胡言之不認輕發樞機哉雖復各言其志亦何傷之太甚而威衛等狀通塞兩兼司列等狀一途冰執或訪二議優劣余以爲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然兩兼則膚腠冰執乃膏肓故升威衛於乙科退司列於景第至若範公質議則旨瞻文華隴西執奏言約理舉旣而人庶斯穆龜筮叶從故得天渙下覃載隆高尚之美慈育之地更弘拜伏之仁時法侶名僧都鄙耆耄僉曰叶私志矣違教如何於是具顯經文廣陳表啓匪朝伊夕連訴庭闕但天門邃遠伸請靡由奉詔求宗難爲去取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方之釋侶豈不然歟

讚曰威衛之流議雖通塞以人廢道誠未爲得司列等狀抑釋從儒拜傷君父詎曰忠謀質議道華敷陳簡要天人叶允爰垂璽詔恭承明命式抃且歌顧瞻玄籍有累如何法俗疇咨咸伸啓表披瀝丹款

未紆黃道進退惟咎投措靡由仰希神禹疏茲法流

沙門不應拜俗總論

釋彥琮

夫沙門不拜俗者何蓋出處異流內外殊分居宗體極息慮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區區以順化情超宇內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禮宸居背恩天屬化物不能遷其化生生無以累其生長揖君親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諸訓詁則所不應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迺誠今三寶住持歸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爲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薦熟時爲不臣今三寶一體敬僧如佛備乎內典無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後王者所尊敬爲國賓今僧爲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囑勸勵四部進修三行斯國賓之流也重道尊師則弗臣矣雖詔天子無北面焉今沙門傳佛至教導凡誘物嚴師敬學其在茲乎斯儒行之流也禮云介者不拜爲其失於容節故周亞夫長揖漢文也今沙門身

被忍鎧戡翦欲軍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冑之流也著代筮賓尊  
先冠胙母兄致拜以禮成人今沙門以大法爲己任拯羣生於塗炭  
敬遵遺躅祖承嫡胤斯傳重之流也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  
美矣終全孤竹之潔今沙門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蟬蛻蠶埃之中自  
致寰區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關三木被箠楚嬰金鐵者不責  
其具禮今沙門剃毛髮絕胤嗣毀形體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詔使  
雖微承天則貴沙門縱賤稟命宜尊況德動幽明化霑龍鬼靜人天  
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旣廣焉澤亦弘矣豈使絕塵之伍拜累君  
親開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務長頗搜尋採遺烈於青編  
纂前芳於汗簡重以感淪暉於佛日罄爇火以興詞庶永將來傳之  
好事又古今書論皆云不敬據斯一字愚竊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  
禮稱無不敬拜唯身屈周陳九拜之儀且君父尊嚴心敬無容不可  
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經以拜代敬用將爲允故其書曰不拜爲文

遠公有言曰淵壑豈待晨露哉蓋自伸其罔極也此書之作亦猶是焉達鑒通賢儻無譏矣

廣弘明集卷第二十九

音釋

雍託計切 隳許規切 覲他典切 牝毗忍切 驚必列切 脰許訖切

布貌蔡切 符分 畫徒結切 年年 羝都奚切 著章移切 屬屬

...

...

...

...

...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慈濟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若夫慈濟之道終古式瞻厚命之方由來所重故蠢蠢懷生喁喁噍類莫不重形愛命增生惡死卽事可覩豈待言乎然有性涉昏明情含嗜欲明者恕己爲喻不加惱於含靈昏者利己爲懷無存慮於物命故能安忍苦楚縱蕩貪癡以多殘爲聲勢以利欲爲功德是知坑趙六十餘萬終伏劍於秦邦膳必方丈爲常窮刑戮於都市至如禍作殃及方悔咎原徒思顧復終無獲已然則釋氏化本止殺爲先由斯一道取濟羣有故慈爲佛心慈爲佛室慈善根力隨義而現有心慈德通明起慮而登色界況復慈定深勝兵毒所不能侵慈德感徵蛇虎爲之馴擾末代門學師心者多不思被忍辱之衣示福田之相縱恣饕餮以酒肉爲身先飲啖異於流俗踐陟同於賢聖經誥明示不得以佛爲師譏醜塵點滅法在於斯矣況復蠶衣肉食聞沈侯之

極誠醞釀屠宰見梁帝之嚴懲觀其勸勗之文統其懇勸之至足令  
心寒形慄豈臨履之可擬乎故上士聞之足流涕而無已下愚詳此  
等長風之激空林且夫生死推遷匪旦伊夕隨業受報淪歷無窮不  
思形神之疲勞而重口腹之快利終糜碎於大地何所補於精靈乎  
所以至人流慟常慘感於狂生大士興言慨怨魂於煩惱撫膺弔影  
可不自憐一旦苦臨於何逃責既未位於正聚何以抵於三途行未  
登於初地終有懷於五怖輒舒事類識者思之

舍於陽春攻石齋前不吐辭於舍覆者皆除亡益則深矣  
莫不重汗愛命獸主惡及鳴車可歸豈將言乎然有  
昔夫悲憫女畫後古方觀身命人天由來物重始  
慈願無言  
善溪前山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慈濟篇第六之一

究竟慈悲論

沈約

釋氏之教義本慈悲慈悲之要全生爲重恕己因心以身觀物欲使  
抱識懷知之類愛生忌死之羣各遂厥宜得無遺失而俗迷日久淪  
惑難變革之一朝則疑怪莫啓設教立方每由漸致又以情嗜所深  
甘腴爲甚嗜深於情尤難頓革是故開設三淨用伸權道及涅槃後  
說立言將謝則大明隱惻貽厥將來夫肉食蠶衣爲方未異害命天  
生事均理一淪繭爛蛾非可忍之痛懸庖登俎豈偏重之業而去取  
異情開抑殊典尋波討源良有未達漁人獻鮪肉食同有其緣棄妾  
登絲蠶衣共頌其分假手之義未殊通閉之詳莫辯訪理求宗未知  
所適外典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六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犬彘

勿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然則五十九年已前所衣宜布矣六十九年已前所食宜蔬矣輕暖於身事既難遣甘滋於口又非易忘對而爲言非有優劣宜臬麻果菜事等義同攘寒實腹曾無一異偏通繒纒當有別途請試言之夫聖道隆深非思不洽仁被羣生理無偏漏拯羸去甚教義斯急繒衣肉食非已則通及晚說大典弘宣妙訓禁肉之旨載現于言黜繒之義斷可知矣而禁淨之始猶通蠶革蓋是敷說之儀各有次第亦猶闡提二義俱在一經兩說參差各隨教立若執前迷後則闡提無入善之途禁淨通蠶則含生無頓免之望難者又以闡提入道聞之後說蠶革宜禁曾無概理大聖弘旨義豈徒然夫常住密奧傳譯遐阻泥洹始度咸謂已窮中出河西方知未盡關中晚說厥義彌暢仰尋條流理非備足又案涅槃初說阿闍世王大迦葉阿難三部徒衆獨不來至既而二人並來唯無迦葉迦葉佛大弟子不容不至而經無至文理非備盡昔涅槃未啓十數

年間廬阜名僧已有蔬食者矣豈非乘心闇踐自與理合者哉且一朝裂帛可以終年烹宰待膳亘時引日然則一歲八蠶已驚其驟終朝未肉盡室驚嗟拯危濟苦先其所急敷說次序義實在斯外聖又云一人不耕必有受其飢者故一人躬稼亦有受其飽焉桑野漁川事雖非已炮肉裂繒咸受其分自涅槃東度三肉罷緣服膺至訓操概彌遠促命有殫長蔬靡倦秋禽夏卵比之如浮雲山毛海錯事同於腐鼠而繭衣纊服曾不懷疑此蓋慮窮於文字思迷於弘旨通方深信之客庶有鑒於斯理斯理一悟行迷克反斷蠶肉之因固蔬臬之業然則含生之類幾於免矣

與何胤論止殺書

梁周顥

普通年中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其甚者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岍曰鮪之就哺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怛且不悴不榮曾芻蕘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算有汝南周

顛貽胤書曰丈人所以未極遐蹈惑在於不全業耶剝折之升鼎俎  
網罟之興載冊其來實遠誰敢干議觀聖人之設膳羞乃復爲之品  
節蓋以茹毛飲血與生民共始縱而勿裁將無崖畔善爲士者豈不  
以恕己爲懷是各靜封疆罔相陵轢況乃變之大者莫過死生之  
所重無過性命性命之與彼極切滋味之於我可賒而終身朝晡資  
之以永歲彼就怨酷莫能自伸我業長久吁哉可畏且區區微卵脆  
薄易矜微彼弱麀顧步宜愍觀其飲啄飛沈使人憐悼況可甘心撲  
捥加復恣意吞嚼至乃野牧成羣閑豢重圈量肉揣毛以俟支剝如  
土委地僉謂常理可爲愴息事豈一途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  
如使此道果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雜報如家人天如  
客過客日少在家日多吾修信業未足長免則傷心之慘行亦自念  
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殘至於升鳧沈鯉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  
之一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

雖飢非自死之草不食聞其風豈不使人多愧恥胤獲書納之遂絕血味注百論十二

門論行於法俗

敘梁武斷殺絕宗廟犧牲事并表

梁高祖武皇帝臨天下十二年下詔去宗廟犧牲修行佛戒蔬食斷

欲上定林寺沙門僧祐龍華邑正柏超度等上啓云京畿既是福地

而鮮食之族猶布筌網並驅之客尙馳鷹犬非所以仰稱皇朝優洽

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並不得蒐捕勅付尙書詳之議郎江貺

以爲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仁者之化以躬行被物皇德好生協於

上下日就月將自然改俗一朝抑絕容恐愚民且獵山之人例堪跋

涉捕水之客不憚風波江寧有禁卽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

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是同空有防育之制無益全生之術兼都令

史王述以爲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民漸至化必被萬國今祈寒暑雨

人尙無怨況去俗入真所以可悅謂斷之爲是左丞謝幾卿曰不殺



之禮誠如王述所議然聖人爲教亦與俗推移卽之事迹恐不宜偏斷若二郡獨有此禁更似外道謂不殺戒皆有界域因時之宜敬同議郎江貺議尙書臣亶僕射臣昂全瑩已下並同貺議帝使周舍難貺曰禮云君子遠庖廚血氣不身翦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此皆卽曰興仁非關及遠三驅之禮向我者舍背我者射於是依王述議遂斷又勅太醫不得以生類合藥公家織宮紋錦並斷仙人鳥獸之形以爲褻衣裁剪有乖仁恕至迺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被之含識郊廟皆以麩爲牲牲其饗萬國用菜蔬去生類其山川諸祀則否乃勅有司曰近以神實愛民不責無識所貴誠信非尙血勞凡有水旱之患使歸咎在上不同牲牢止告知而已而萬姓祈求詔黷爲事山川小祇難期正直晴雨或乖容市民怨愚夫滯習難用理移自今祈請報答可如俗法所用以身賽咎事自依前前臣曰夫神道茫昧求諸不一或尙血腥之祀或歆蕝藻之誠設教隨時貴其爲

善其誠無忒何往不通若祭享理無則四代之風爲爽神明實有三世之道爲弘語其無不待牲牲之潔據其有宜存去殺之仁周文禴祭由來尙矣苟有明德神其吐諸而以麩爲牲於義未達文之紋錦將不矛盾乎

誠殺家訓

顏之推

儒家君子離庖廚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高柴曾皙作折未知內教皆能不殺此皆仁者自然用心也含生之徒莫不愛命去殺之事必勉行之見好殺之人臨死報驗子孫殃禍其數甚多不能具錄耳且示數條於末

梁時有人常以鷄卵白和沐云使髮光每沐輒破二三十枚臨終但聞髮中啾啾數千鷄雛之聲

江陵劉氏以賣鱣爲業後生一兒頭具是鱣自頸已下方爲人耳

王克爲永嘉郡有人餉羊集賓欲醺而羊繩解來投一客先跪兩拜

便入衣中此客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者爲炙先行至客一  
變入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而死

梁時有人爲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  
縣令以牛繫剝柱屏除形像鋪設牀座於堂上接賓未殺之頃牛解  
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酒便臥簷下投醒卽  
覺體痒爬搔癩疹因爾成癩十餘年死

楊思達爲西陽郡值侯景亂時復旱儉飢民盜田中麥思達遣一部  
曲守視所得盜者輒截手腕凡戮十餘人部曲後生一男自然無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三十許病篤  
大見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

江陵高偉隨吾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齧之  
而死

其一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夫匡正佛法是  
黑衣人事迺非弟子白衣所急但經教亦云佛法寄囑人王是以弟  
子不得無言今日諸僧尼開意聽受勿生疑閉內懷忿異凡出家人  
所以異於外道者正以信因信果信經所明信是佛說經言行十惡  
者受於惡報行十善者受於善報此是經教大意如是若出家人猶  
嗜飲酒噉食魚肉是則爲行同於外道而復不及何謂同於外道外  
道執斷常見無因無果無施無報今佛弟子酣酒嗜肉不畏罪因不  
畏苦果卽是不信因不信果與無施無報者復何以異此事與外道  
見同而有不及外道是何外道各信其師師所言是弟子言是師所  
言非弟子言非涅槃經言迦葉我今日制諸弟子不得食一切肉而  
今出家人猶自噉肉戒律言飲酒犯波夜提猶自飲酒無所疑難此  
事違於師教一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邪僻持牛狗戒既受戒已後

必不犯今出家人既受戒已輕於毀犯是二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五熱炙身投淵赴火窮諸苦行未必皆噉食衆生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是三不及外道又外道行其異學雖不當理各習師法無有覆藏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於所親者乃自和光於所疎者則有隱避如是爲行四不及外道又外道各宗所執各重其法乃自高聲大唱云不如我道真於諸異人無所忌憚今出家人或復年時已長或復素爲物宗噉食魚肉極自艱難或避弟子或避同學或避白衣或避寺官懷挾邪志崎嶇覆藏然後方得一過噉食如此爲行五不及外道又復外道直情逕行能長己徒衆惡不能長異部惡今出家人噉食魚肉或爲白衣弟子之所聞見內無慚愧方飾邪說云佛教爲法本存遠因在於卽日未皆悉斷以錢買肉非己自殺此亦非嫌白衣愚癡聞是僧說謂真實語便復信受自行不善增廣諸惡是則六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非法說法說非法各信經書死不違背今出家人



噉食魚肉或云肉非己殺猶自得噉以錢買肉亦復非嫌如是說者是事不然涅槃經云一切肉悉斷及自死者自死者猶斷何況不自死者楞伽經云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業俱不善死墮叫呼獄何謂以財網肉陸設置罟水設網罟此是以網網肉若於屠殺人間以錢買肉此是以財網肉若令此人不以財網肉者習惡律儀捕害衆生此人爲當專自供口亦復別有所擬若別有所擬向食肉者豈無殺分何得云我不殺生此是灼然違背經文是七不及外道又復外道同其法者和合異其法者苦治令行禁止莫不率從今出家人或爲師長或爲寺官自開酒禁噉食魚肉不復能得施其教戒裁欲發言他卽譏刺云師向亦爾寺官亦爾心懷內熱默然低頭面赤汗出不復得言身既有瑕不能伏物便復摩何直爾止住所以在寺者乖違受道者放逸此是八不及外道又外道受人施與如己法受烏戒人受烏戒施受鹿戒人受鹿戒施烏戒人終不覆戒受鹿戒施鹿

戒人終不覆戒受烏戒施今出家人云我能精進我能苦行一時覆相誑諸白衣出卽飲酒開衆惡門入卽噉肉集衆苦本此是九不及外道又外道雖復顛倒無如是衆事酒者是何臭氣水穀失其正性成此別氣衆生以罪業因緣故受此惡觸此非正真道法亦非甘露上味云何出家僧尼猶生耽嗜僧尼授白衣五戒令不飲酒令不妄語云何翻自飲酒違負約誓七衆戒八戒齋五篇七聚長短律儀於何科中而出此文其餘衆僧故復可至學律者彌不宜爾且開放逸門集衆惡本若白衣人甘此狂藥出家人猶當訶止云某甲汝就我受五戒不應如是若非受戒者亦應云檀越酒是惡本酒是魔事檀越今日幸可不飲云何出家人而應自飲尼羅淨陀地獄身如段肉無有識知此是何人皆飲酒者出家僧尼豈可不深信經教自棄正法行於邪道長衆惡根造地獄苦習行如此豈不內愧猶服如來衣受人信施居處塔寺仰對尊像若飲酒食肉如是等事出家之人

不及居家何故如是在家人雖飲酒噉肉無犯戒罪此一不及居家  
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各有丘窟終不以此仰觸尊像此是二不  
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終不吐泄寺舍此是三不及居家  
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無有譏嫌出家人若飲酒噉肉使人輕賤  
佛法此是四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門行并竈各安其  
鬼出家人若飲酒噉肉臭氣薰蒸一切善神皆悉遠離一切衆魔皆  
悉歡喜此是五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自破財產不破  
他財出家人飲酒噉肉自破善法破他福田是則六不及居家人在  
家人雖復飲酒噉肉皆是自力所辦出家人若飲酒噉肉皆他信施  
是則七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復飲酒噉肉是常業更非異事出家  
人若飲酒噉肉衆魔外道各得其便是則八不及居家人在家人雖  
復如此飲酒噉肉猶故不失世業大耽昏者此則不得出家人若飲  
酒噉肉若多若少皆斷佛種是則九不及居家人不及外道不及居

家略出所以各有九事欲論過患條流甚多可以例推不復具言今日大德僧尼今日義學僧尼今日寺官宜自警戒嚴淨徒衆若其懈怠不遵佛教猶是梁國編戶一民弟子今日力能治制若猶不依佛法是諸僧官宜依法問京師頃年講大涅槃經法輪相續便是不斷至於聽受動有千計今日重令法雲法師爲諸僧尼講四相品四少分諸僧尼常聽涅槃經爲當會聞此說爲當不聞若已會聞不應違背若未曾聞今宜憶持佛經中究竟說斷一切肉乃至自死者亦不許食何況非自死者諸僧尼出家名佛弟子云何今日不從師教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何謂斷大慈種凡大慈者皆令一切衆生同得安樂若食肉者一切衆生皆爲怨對同不安樂若食肉者是遠離聲聞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辟支佛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薩法若食肉者是遠離菩提道若食肉者是遠離佛果若食肉者是遠離大涅槃若食肉者障生六欲天何況涅槃果若食肉者是障四禪法若食

肉者是障四空法若食肉者是障戒法若食肉者是障定法若食肉者是障慧法若食肉者是障信根若食肉者是障進根若食肉者是障念根若食肉者是障定根若食肉者是障慧根舉要爲言障三十七道品若食肉者是障四真諦若食肉者是障十二因緣若食肉者是障六波羅蜜若食肉者是障四弘誓願若食肉者是障四攝法若食肉者是障四無量心若食肉者是障四無礙智若食肉者是障三昧若食肉者是障八解脫若食肉者是障九次第定若食肉者是障六神通若食肉者是障百八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一切三昧若食肉者是障海印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首楞嚴三昧若食肉者是障金剛三昧若食肉者是障五眼若食肉者是障十力若食肉者是障四無所畏若食肉者是障十八不共法若食肉者是障一切種智若食肉者是障無上菩提何以故若食肉者障菩提心無有菩薩法以食肉故障不能得初地以食肉故障不能得二地乃至障不能得十地



以無菩薩法無菩薩法故無四無量心無四無量心故無有大慈大悲以是因緣佛子不續所以經言食肉者斷大慈種諸出家人雖復不能行大慈大悲究竟菩薩行成就無上菩提何爲不能忍此臭腥修聲聞辟支佛道鴟鴞嗜鼠蛆甘蟬以此而推何可嗜著至于豺犬野犴皆如嗜肉人最有知勝諸衆生近與此等同甘臭腥豈直常懷殺心斷大慈種凡食肉者自是可鄙諸大德僧諸解義者講涅槃經何可不懇勸此句令聽受者心得悟解又有一種愚癡之人云我止噉魚實不食肉亦應開示此處不殊水陸衆生同名爲肉諸聽講者豈可不審諦受持如說修行凡食肉者如前說此皆是遠事未爲近切諸大德僧尼當知噉食衆生者是魔行噉食衆生是地獄種噉食衆生是恐怖因噉食衆生是斷命因噉食衆生是自燒因噉食衆生是自賁因噉食衆生是自炮因噉食衆生是自炙因噉食衆生是自割因噉食衆生是自剝因噉食衆生是斷頭因噉食衆生是斷手



生是背痛因噉食衆生是手痛因噉食衆生是足痛因噉食衆生是  
 髓痛因噉食衆生是腸痛因噉食衆生是筋縮因噉食衆生是胃反  
 因噉食衆生是脈絕因噉食衆生是血流因噉食衆生是咽塞因噉  
 食衆生是喉痛因噉食衆生是風病因噉食衆生是水病因噉食衆  
 生是四大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五臟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六腑  
 不調適因噉食衆生是癲因噉食衆生是狂因噉食衆生乃至是四  
 百四病一切衆病因噉食衆生是熱因噉食衆生是惱因噉食衆生  
 是受壓因噉食衆生是遭水因噉食衆生是遭火因噉食衆生是遭  
 風因噉食衆生是遭偷因噉食衆生是遭劫因噉食衆生是遭賊因  
 噉食衆生是鞭因噉食衆生是杖因噉食衆生是笞因噉食衆生是  
 督因噉食衆生是罵因噉食衆生是辱因噉食衆生是繫因噉食衆  
 生是縛因噉食衆生是幽因噉食衆生是閉因噉食衆生是生苦因  
 噉食衆生是老苦因噉食衆生是病苦因噉食衆生是死苦因噉食

衆生是怨憎會苦因噉食衆生是愛別離苦因噉食衆生是求不得苦因噉食衆生是五受陰苦因噉食衆生是行苦因噉食衆生是壞苦因噉食衆生是苦苦因噉食衆生是想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黑繩地獄因噉食衆生是衆合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叫喚地獄因噉食衆生是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大熱地獄因噉食衆生是阿鼻地獄因噉食衆生是八寒八熱地獄因乃至是八萬四千鬲子地獄因乃至是不可說不可說鬲子地獄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餓鬼因噉食衆生乃至是一切畜生因當知餓鬼有無量苦當知畜生有無量苦畜生暫生暫死爲物所害生時有無量怖畏死時有無量怖畏此皆是殺業因緣受如是果若欲具列殺果展轉不窮盡大地草木亦不能容受向來所說雖復多途舉要爲言同一苦果但苦中自有輕重所以今日致衆苦果皆由殺業惱害衆生略舉一隅粗言少分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復當應

思一大事若使噉食衆生父衆生亦報噉食其父若噉食衆生母衆生亦報噉食其母若噉食衆生子衆生亦報噉食其子如是怨對報相噉食歷劫長夜無有窮已如經說有一女人五百世害狼兒狼兒亦五百世害其子又有女人五百世斷鬼命根鬼亦五百世斷其命根如此皆是經說不可不信其餘相報推例可知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有一大事當應信受從無始已來至于此生經歷六道備諸果報一切親緣遍一切處直以經生歷死神明隔障是諸眷屬不復相識今日衆生或經是父母或經是師長或經是兄弟或經是姊妹或經是兒孫或經是朋友而今日無有道眼不能分別還相噉食不自覺知噉食之時此物有靈卽生忿恨還成怨對向者至親還成至怨如是之事豈可不思暫爭舌端一時少味永與宿親長爲怨對可爲痛心難以言說白衣居家未可適道出家學人被如來衣習菩薩行宜應深思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又復



當思一事凡噉食衆生是一切衆生惡知識是一切衆生怨家如是怨家遍滿六道若欲修行皆爲障難一理中障難二事中障難何者是理中障難以業因緣自生障難令此行人愚癡無慧不知出要無有方便設值善知識不能信受設復信受不能習行此是理中障難事中障者此諸怨對或在惡鬼中或在毒獸中或在有大力神中或在大力龍中或在魔中或在天中如是處處來作留難設令修行遇善知識深心信受適欲習行便復難起或引入邪道或惱令心亂修戒修定修慧修諸功德常不清淨常不滿足皆是舊怨起諸對障此是事中障難如是之事又宜深思但以一噉食衆生因緣能遠離一切佛法有如是種種過患貪毒亦如是瞋毒亦如是癡毒亦如是三毒等分皆同過患相與宜深自覺察善思方便

其二

弟子蕭衍又復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北山蔣帝

猶且去殺若以不殺祈願輒得上教若以殺生祈願輒不得教想今日大衆已應聞知弟子已勒諸廟祝及以百姓凡諸羣祀若有祈報者皆不得薦生類各盡誠心止修蔬供蔣帝今日行菩薩道諸出家人云何反食衆生行諸魔行一日北山爲蔣帝齋所以皆請菜食僧者正以幽靈悉能鑒見若不菜食僧作菜食往將恐蔣帝惡賤佛法怪望弟子是諸法師當見此意

其二

弟子蕭衍又敬白大德僧尼諸義學者一切寺三官弟子蕭衍於十方一切諸佛前於十方一切尊法前於十方一切聖僧前與諸僧尼共伸約誓今日僧衆還寺已後各各檢勒使依佛教若復有飲酒噉肉不如法者弟子當依王法治問諸僧尼若披如來衣不行如來行是假名僧與盜賊不異如是行者猶是弟子國中編戶一民今日以王力足相治問若爲外司聽察所得若爲寺家自相糾舉不問年時

老少不問門徒多少弟子當令寺官集僧衆鳴犍槌捨戒還俗著在家服依涅槃經還俗策使唯最老舊者最多門徒者此二種人最宜先問何以故治一無行小僧不足以改革物心治如是一大僧足以驚動視聽推計名德大僧不應有此設令有此當依法治問其餘小僧故自忘言今日集會此是大事因緣非直一切諸佛在此非直一切尊法在此非直一切聖僧在此諸天亦應遍滿虛空諸仙亦應遍滿虛空護世四王亦應在此金剛蜜迹大辯天神功德天神韋馱天神毗紐天神摩醯首羅散脂大將地神堅牢迦毗羅王孔雀王封頭王富尼跋陀羅伽王阿修羅伽王摩尼跋陀羅伽王金毗羅王十方二十八部夜叉神王一切持呪神王六方大護都使安國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如是一切善神遍滿虛空五方龍王娑竭龍王阿耨龍王難陀龍王跋難陀龍王伊那滿龍王如是一切菩薩龍王亦應遍滿在此天龍夜叉乾闥婆王阿修羅王迦樓羅王緊那

羅王摩睺羅伽王人非人等如是一切有大神足力有大威德力八部神王皆應在此今日土地山川房廟諸神亦應仄塞虛空如是幽顯莫不鑒觀唯無瑕者可以戮人唯自淨者可以淨人弟子今日唱言此事僧尼必當有不平色設令剗心擲地以示僧尼丐數片肉無以取信古人有言非知之難其在行之弟子蕭衍雖在居家不持禁戒今日當先自爲誓以明本心弟子蕭衍從今已去至于道場若飲酒放逸起諸姪欲欺誑妄語噉食衆生乃至飲於乳蜜及以酥酪願一切有大力鬼神先當苦治蕭衍身然後將付地獄閻羅王與種種苦乃至衆生皆成佛盡弟子蕭衍猶在阿鼻地獄中僧尼若有飲酒噉魚肉者而不悔過一切大力鬼神亦應如此治問增廣善衆清淨佛道若未爲幽司之所治問猶在世者弟子蕭衍當如法治問驅令還俗與居家衣隨時役使願今日二部僧尼各還本寺匡正佛法和合時衆皆令聽經法者如說修行不可復令斷大慈種使佛子不續

若有犯法破戒者皆依僧制如法治問若有容受不相舉治者當反  
任罪又僧尼寺有事四天王迦毗羅神猶設鹿頭及羊肉等是事不  
可急宜禁斷若不禁斷寺官任咎亦同前科別宣意是義論竟  
宣意如此

其四

弟子蕭衍敬白諸大德僧尼諸義學僧尼諸寺三官向已粗陳魚肉  
障累招致苦果今重復欲通白一言闍浮提壽云百二十至于世間  
罕聞其人遷變零落亦無宿少經言以一念頃有六十剎那生老無  
常謝不移時暫有諸根俄然衰滅三途等苦倏忽便及欲離地獄其  
事甚難戒德清淨猶懼不免況於毀犯安可免乎雖復長齋菜食不  
勤方便欲免苦報亦無是處何以故爾此生雖可不犯衆罪後報業  
強現無方便三途等苦不能遮止況復飲酒噉食衆生諸僧尼必信  
佛語宜自力勵若云菜食爲難此是信心薄少若有信心宜應自強  
有決定心菜食何難菜蔬魚肉俱是一惑心若能安便是甘露上味



心若不安便是臭穢下食所以涅槃經言受食之時令作子肉想如俱非惑豈須此法且置遠事止借近喻今已能蔬食者厭惡血腥其於不能蔬食者厭惡菜茹事等如此宜應自力迴不善惑以爲善惑就善惑中重爲方便食菜子想以如是心便得決定凡不能離魚肉者皆云菜蔬冷令人虛乏魚肉溫於人補益作如是說皆是倒見今試復粗言其事不爾若久食菜人榮衛流通凡如此人法多患熱榮衛流通則能飲食以飲食故氣力充滿是則菜蔬不冷能有補益諸苦行人亦皆菜蔬多悉患熱類皆堅強神明清爽少於昏疲凡魚爲生類皆多冷血腥爲法增長百疾所以食魚肉者神明理當昏濁四體法皆沈重無論方招後報有三途苦卽時四大交有不及此豈非惑者因心各有所執甘魚肉者便謂爲溫爲補此是倒見事不可信復有一種人食菜以爲冷便復解素此是行者未得菜意菜與魚肉如水與火食菜纔欲得力復噉魚肉魚肉腥臊能滅菜力所以惑者

云菜爲性冷凡數解素人進不得菜蔬之力退不得魚肉邪益法多  
羸冷少有堪能是諸僧尼復當知一事凡食魚肉是魔境界行於魔  
行心不決定多有留難內外衆魔共相燒作所以行者思念魚肉酒  
是魔漿故不待言凡食魚肉嗜飲酒者善神遠離內無正氣如此等  
人法多衰惱復有一種人雖能菜食恃此憍慢多於瞋恚好生貪求  
如是之人亦墮魔界多於衰惱又有一種人外行似熟內心羸惡見  
人勝己常懷忿嫉所行不善皆悉覆相如是等人亦行魔界雖復菜  
蔬亦多衰惱若心力決正蔬食苦到如是等人多爲善力所扶法多  
堪能有不直者宜應思覺勿以不決定心期決定人諸大德僧尼有  
行業已成者今日已去善相開導令未得者今去皆得若已習行願  
堅志力若未曾行願皆改革今日相與共爲菩提種子勿怪弟子蕭  
衍向來所白

右牒僧尼合一千四百四十八人並以五月二十二日五更一唱

到鳳莊門二十三日日光宅寺法雲於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明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雲解釋與駕親御地鋪席位於高座之北僧尼二眾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食竟出

###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

### 音釋

噉魚凶切衆噉在笑切噉食之類也瀹以灼切湯中繭古典切肫徒渾切彘

直旬切冢胥里切有常演切輶郎擊切車歛切視專攬丑皆切豢

豕也子麻也鮪魚名輶相踐也歛切攬力充切塊爬蒲

胡慣切罔所留切春勞力彫切腸禴以灼切切變力充切塊爬蒲

也瘡癩力周切痲吉禾切也瘡癩力周切痲吉禾切也瘡癩力周切痲吉禾切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慈濟篇第六之二

敘梁武帝與諸律師唱斷肉律

二十三日會其後諸僧尼或猶云律中無斷肉事及懺悔食肉法其月二十九日又勅請義學僧一百四十一人義學尼五十七人於華林華光殿使莊嚴寺法超奉誠寺僧辯光宅寺寶度等三律師升高座御席地施座餘僧尼亦爾制旨問法超等三律師曰古人云止沸莫若去薪息過莫若無言弟子無言乃復甚易但欲成人之美使佛種相續與諸僧尼共弘法教兼卽事中亦不得默已故今集會於大眾前求律中意聞諸僧道律中無有斷酒肉法又無懺悔食肉法諸律師從來作若爲開導使人致有此疑法超奉答律教是一而人取文下之旨不同法超所解律雖許噉三種淨肉而意實欲永斷何以

知之先明斷十種不淨肉次令食三種淨肉末令食九種淨肉如此漸制便是意欲永斷法超常日講恆作如此說制又問僧辯法師復作若爲開導僧辯奉答僧辯從來所解大意亦不異法超但教有深淺階級引物若論噉三種淨肉理當是過但教既未極所以許其如此制又問寶度法師復若爲開導寶度奉答愚短所解只是漸教所以律文許噉三種淨肉若涅槃究竟明於正理不許食肉若利根者於三種淨肉教卽得悉不食解若鈍根之人方待後教制又問法超法師向答是文外意若依律文作若爲判奉答常日解義只作向者所說制問僧辯法師意復云何同超法師不奉答同法超所解制問法超法師從來作此解律諸律師並皆噉肉爲不噉肉法超奉答不知餘人並若爲法超從來自不食肉制問僧辯法師復食肉不僧辯奉答昔恆不食肉中年疾病有時暫開制問寶度法師復云何奉答本住定林末移光宅二處不得進肉若在餘處爲疾病亦不免開問



講律時噉肉不奉答講時必有徒衆於徒衆中不敢問不敢有兩義爲不敢食爲不敢不食制又問僧辯法師常日講律時爲當許徒衆食肉爲當不許若不許噉肉有食肉者應驅遣去若許者作若爲說奉答若約教解不全言不許若論其意未嘗開許問今正問約教時爲許爲不許答約教不遮問不遮是許爲是不許答引其向理許其得食三種淨肉問見殺亦不可不見聞殺亦不可不聞疑作若爲得免答若見因緣不假疑聞因緣亦不假疑唯遇得者疑問以錢買魚肉是疑不答若理中理自是疑問不得以理中見答若理中爲論衆僧不應市魚肉今所問事中是疑不答若約教非疑問市中人爲誰殺答乃爲買者殺但買者不作此想問買肉者此人既不昏亂豈得不知是爲買者殺而不作此想答于時作現死肉心問爲自死詔作死爲殺詔作死答此旨是理中言約教辯只得如此問法師旣爲人講說爲人明導爲人法城云何言只得如此但問作意使人買時作若爲

意答買自死者意問若自死者處處應有寺中亦應有自死者何假  
往屠肉家買答理中居然是疑問若理中居然是疑者云何得不疑  
肉食僧辯無復對制又問此肉爲當作肉味爲當作菜味僧辯奉答  
猶作肉味問爲是慈心故食肉無慈心故食肉答此非慈心問若非  
慈心豈得非殺耶答理中常應不得約事故如此問律教欲使人出  
離不答令人出離問食肉得出離不答不得問若爾云何令食肉答  
爲淺行者說引其令深問爲具足戒者說爲不具者說答爲具足者  
說問旣爲具足者說不爲童蒙云何今答食肉而是引其令深答初  
教如此非是極教問云何初教教具足戒人答僧辯所解正自齊此  
制又問律教起何時僧辯奉答起八年已後至涅槃問若如此涅槃  
經有斷肉楞伽經有斷肉央掘摩羅經亦斷肉大雲經縛象經並斷  
肉律若至涅槃云何無斷肉事答律接續初教所以如此問律旣云  
接續初教至於涅槃旣至涅槃則應言斷肉答若制教邊此是接續

初教通於五時不言一切皆同僧辯解正齊此問法師既是大律師  
爲衆開導今日大衆取判法師不得言齊此齊此亦不得住不齊此  
亦不得住只問此是優波離律不答是問佛般泥洹時優波離既親  
在座云何律文不斷食肉答此是接續前近教問若言接近教近教  
亦不明食肉且涅槃前迦葉已持修行不食肉法律若異此則非優  
波離律是異部家律云何用此講說以化羣僧僧辯不復奉答制問  
寶度法師說既同德同行云何解此語寶度奉答若律中事是優波  
離所出經事悉是阿難所出問若爾律中事便當皆不出經答若經  
中事牽律中事牽經問佛說經時有所制約便集以爲律何處方  
復牽律若經皆牽律是則說經應在律後答只言經中有明戒處愚  
謂應相關涉問若論相涉三藏義何嘗不相涉修多羅中亦有毗尼  
與毗曇毗尼中亦有修多羅與毗曇毗曇中亦有修多羅與毗尼不  
言無此義但問法師今所講律是優波離律義不違經不答今所講

是優波離律與經不違問若是優波離律不違經者則斷肉義不應  
異涅槃答涅槃經顯斷肉律文雖不明而優波離意未嘗開肉問律  
既是具教優波離既不開肉律何得無文法師此解殊爲進退只可  
爲寺中沙彌式又摩尼說不得以此答弟子答寶度愚解止自極此  
制又問下座諸律師復云何解龍光寺道恩奉答律文不斷涅槃經  
方斷肉問法師所講是誰律答是佛律問所引乃極弘曠只未知此  
律是優波離律不答優波離仰述佛律問優波離悉集佛所說不答  
集前四時不集涅槃時問若爾迦葉那得語阿難道佛從何處說法  
至涅槃時集修多羅藏語優波離道佛從何處說法至涅槃時集毗  
尼藏云何得言唯取前四時不取涅槃答涅槃時不復制戒問涅槃  
云夫食肉者斷大慈種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一切  
悉斷及自死者如此制斷是戒非戒道恩不復奉答制又問諸律師  
親自講律諸大法師盡講大涅槃經云何有時解素素是何義若不

解是素解則非素素若使得不素戒既是淨亦可得使淨爲不淨不  
諸經律師親違此教外書所云自踰短垣竊簡書法正是此義宣武  
寺法寵奉答閉穢門稱爲素開穢門稱不素問若爾衆僧云何開穢  
門答實自不應得開但貪欲情深所以如此問云何懺悔答懇惻至  
心是爲懺悔若能懺悔是大丈夫問諸學人卽時懺悔不故如弟子  
請諸法師動至千數導師唱導令懺悔者于時諸法師懺悔已不答  
那得不懺問若懺竟出寺更食肉不答居然不食但其中有無明多  
者或亦不免更食問出寺更食何如發初作者輕重答一種問云何  
一種初直爾而食後已經於諸佛前誓方復更噉云何一種答初人  
無慚愧後人有慚愧乃得有勝初人義問若爾但先道慚愧痛打前  
人而道我慚愧汝我打汝我慚愧汝我食汝答如大邪見人無慚愧  
其旣知慚愧故知差不慚者問先道慚愧而猶噉食此是知而故犯  
非謂慚愧若使先時不知或是過誤後方起愧乃是慚愧豈非知而



故犯其罪大於不知又復慚愧不得重犯如其重犯復是違破初心論此爲罪所以彌大答經有成文耆婆云汝有慚愧故罪可滅慚愧卽是清白法問法師是得經言不得其意此明若作罪後方知慚愧此爲白法不言發初慚愧而故作罪以爲白法答經又道慚愧爲上服若爾便有非上服義問義亦如此若正作罪雖云慚愧終無所益若作罪後能生慚愧者乃是上服法寵無復答法寵奉答事畢三律師並下又勅始興寺景猷升高座讀楞伽央掘摩羅經所明斷肉經文今載如左

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曰

此品今月二十三日會已唱此文法雲法師解說今二十九日不復重唱

爾時迦葉菩薩白佛言世尊食肉之人不應施肉何以故我見不食肉者有大功德佛讚迦葉善哉善哉汝今乃能善知我意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善男子從今日始不聽聲聞弟子食肉若受檀越信施之時應觀是食如子肉想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來不聽食

肉善男子夫食肉者斷大慈種迦葉又言如來何故先聽比丘食三種淨肉迦葉是三種淨肉隨事漸制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世尊何因緣故十種不淨乃至九種清淨而復不聽佛告迦葉亦是因事漸次而制當知卽是現斷肉義迦葉菩薩復白佛言云何如來稱讚魚肉爲美食耶善男子我亦不說魚肉之屬爲美食也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酥油以爲美食雖說應畜種種衣服所應畜者要是壞色何況貪著是魚肉味迦葉復言如來若制不食肉者彼五種味乳酪酪漿生酥熟酥胡麻油等及諸衣服憍奢耶衣珂貝皮革金銀盃器如是等物亦不應受善男子不應同彼尼乾所見如來所制一切禁戒各有異意故聽食三種淨肉異想故斷十種肉異想故一切悉斷及自死者迦葉我從今日制諸弟子不得復食一切肉也迦葉其食肉者若行若住若坐若臥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生恐怖譬如有人近師子已衆人見之聞師子臭亦生恐怖善男子

如人噉蒜臭穢所惡餘人見之聞臭捨去設遠見者猶不欲視況當  
近之諸食肉者亦復如是一切衆生聞其肉氣悉皆恐怖生畏死想  
水陸空行有命之類悉捨之走咸言此人是我等怨是故菩薩不習  
食肉爲度衆生示現食肉雖現食之其實不食善男子如是菩薩清  
淨之食猶尙不食況當食肉善男子我涅槃後無量百歲四道聖人  
悉復涅槃正法滅後於像法中當有比丘似像持律少讀誦經貪嗜  
飲食長養其身其所被服麤陋醜惡形容憔悴無有威德放畜牛羊  
擔負薪草頭鬚髮爪悉皆長利雖服袈裟猶如獵師細視徐行如猫  
伺鼠常唱是言我得羅漢多諸病苦眠臥糞穢外現賢善內懷貪嫉  
如受瘞法婆羅門等實非沙門現沙門像邪見熾盛誹謗正法如是  
等人破壞如來所制戒律正行威儀說解脫果離不淨法及壞甚深  
祕密之教各自隨意反說經律而作是言如來皆聽我等食肉自生  
此論言是佛說互共諍訟各自稱是沙門釋子善男子爾時復有諸

沙門等貯聚生穀受取魚肉手自作食執持油瓶寶蓋革屣親近國王大臣長者占相星宿勤修醫道畜養奴婢金銀琉璃磚磔碼磁玻瓈真珠珊瑚琥珀璧玉珂貝種種果蔬學諸伎藝畫師泥作造書教學種植根栽蠱道呪幻和合諸藥作倡伎樂香花治身擣蒲圍碁學諸工巧若有比丘能離如是諸惡事者當說是人真我弟子爾時迦葉復白佛言世尊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因他而活若乞食時得離肉食云何得食應清淨法佛言迦葉當以水洗令與肉別然後乃食若其食器爲肉所汙但使無味聽用無罪若見食中多有肉者則不應受一切現肉悉不應食食者得罪我今唱是斷肉之制若廣說者則不可盡涅槃時到是故略說是則名爲能隨問答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第四曰爾時大慧菩薩以偈問言

彼諸菩薩等志求佛道者酒肉及與葱飲食爲云何唯願無上尊哀愍爲演說愚夫所貪嗜臭穢無名稱虎狼所甘嗜云何而可食食者

生諸過不食爲福善唯願爲我說食不食罪福

大慧菩薩說偈問已復白佛言唯願世尊爲我等說食不食肉功德過惡我及諸菩薩於現在未來當爲種種希望肉食衆生分別說法令彼衆生慈心相向得慈心已各於住地清淨明了疾得究竟無上菩提聲聞緣覺自地止息已亦得速成無上菩提惡邪論法諸外道輩邪見斷常顛倒計著尙有遮法不聽食肉況復如來世間救護正法成就而食肉耶佛告大慧善哉善哉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爲汝說大慧白佛唯然受教佛告大慧有無量因緣不應食肉然我今當爲汝略說謂一切衆生從本已來展轉因緣常爲六親以親想故不應食肉驢騾駱駝狐狗牛馬人獸等肉屠者雜賣故不應食肉不淨氣分所生長故不應食肉衆生聞氣悉生恐怖如旃陀羅及譚婆等狗見憎惡驚怖羣吠故不應食肉又令修行者慈心不生故不應食肉凡愚所嗜臭穢不淨無善名稱故不應食肉令諸呪術不成就故



不應食肉以殺生者見形起識深味著故不應食肉彼食肉者諸天  
所棄故不應食肉令口氣臭故不應食肉多惡夢故不應食肉空閑  
林中虎狼聞香故不應食肉令飲食無節故不應食肉令修行者不  
生厭離故不應食肉我常說言凡所飲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藥想故  
不應食肉聽食肉者無有是處復次大慧過去有王名師子蘇陀婆  
食種種肉遂至食人臣民不堪即便謀反斷其俸祿以食肉者有如  
是過故不應食肉復次大慧凡諸殺者爲財利故殺生屠販彼諸愚  
癡食肉衆生以錢爲網而捕諸肉彼殺生者若以財物若以鉤網取  
彼空行水陸衆生種種殺害屠販求利大慧亦無不殺不求不想而  
有魚肉以是義故不應食肉大慧我有時說遮五種肉或制十種今  
於此經一切種一切時開除方便一切悉斷大慧如來應供等正覺  
尚無所食況食魚肉亦不教人以大悲前行故視一切衆生猶如一  
子是故不聽令食子肉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曾悉爲親屬鄙穢不淨雜不淨所生長聞氣悉恐怖一切肉與葱及諸葑蒜等種種放逸酒修行常遠離亦常離麻油及離穿孔牀以彼諸細蟲於中極恐怖飲食生放逸放逸生諸覺從覺生貪欲是故不應食由食生貪欲貪令心迷醉迷醉長愛欲生死不解脫爲利殺衆生以財網諸肉二俱是惡業死墮叫呼獄若無殺想求則無三淨肉彼非無因有是故不應食彼諸修行者由是悉遠離十方佛世尊一切咸訶責展轉更相食死墮虎狼類臭穢可厭惡所生常愚癡多生旃陀羅獵師譚婆種或生陀夷尼及諸肉食性羅刹猫狸等遍於是中生縛象與大雲央掘利摩羅及此楞伽經我悉制斷肉諸佛及菩薩聲聞所訶責食已無慚愧生生常癡冥先說見聞疑已斷一切肉妄想不覺知故生食肉處如彼貪欲過障礙聖解脫酒肉葱葑蒜悉爲聖道障未來世衆生於肉愚癡說言此淨無罪佛聽我等食食如服藥想亦如食子肉知足生厭離修行行乞食安住慈心者我說常

厭離虎狼諸惡獸恆可同遊止若食諸血肉衆生悉恐怖是故修行者慈心不食肉食肉無慈慧永背正解脫及違聖表相是故不應食得生梵志種及諸修行處智慧富貴家斯由不食肉

央掘摩羅經第一卷曰上座迦葉捨種種甘膳之食捨肉味食受持修行不食肉法第二卷云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因如來藏故諸佛不食肉耶佛言如是一切衆生無始生死生生輪轉無非父母兄弟姊妹猶如伎兒變易無常自肉他肉則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復次文殊師利一切衆生界我界卽是一界所食之肉卽是一肉是故諸佛悉不食肉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珂貝蠟蜜皮革繒綿非自界肉耶佛告文殊師利勿作是語如來遠離一切世間如來不食若言習近世間物者無有是處若習近者是方便法若物展轉來者則可習近若物所出處不可習近若展轉來離殺者手則可習近文殊師利白佛言今此域中有一皮師能作革屣有人買施是展轉來佛

當受不復次世尊若自死牛牛主從旃陀羅取皮持付皮師皮師用作革屣施持戒人此展轉來可習近不佛告文殊師利若自死牛牛主持皮用作革屣施持戒人爲應受不若不受者是比丘法若受者非慈悲然不破戒

唱經竟制又語諸僧道諸小僧輩看經未遍互言無斷肉語今日此經言何所道所以唱此革屣文者本意乃不在此正爲此二十三日法雲法師講涅槃斷肉事于時僧正慧超法寵法師難云若經文究竟斷一切肉乃至自死不得食者此則同尼乾斷皮革不得著革屣若開皮革得著革屣者亦應開食肉法雲法師乃已有通釋而二法師難意未了于時自仍通云若是聖人故自不著此物若中行人亦不著此著此皆是下行人所以不同尼乾者語有所含若無麻紵之鄉亦有開皮革義論有麻紵處大慈者乃實應不著但此事與食肉不得頓同凡著一革屣經久不壞若食噉衆生就一食中便害無量

身命況日日餐咀數若恆沙亦不可得用革屣以並斷肉于時諸僧  
乃無復往復恐諸小僧執以爲疑方成巨弊所以唱此不受革屣文  
正欲釋一日所疑非關前制凡噉肉者是大罪障經文道昔與衆生  
經爲父母親屬衆僧那不思此猶忍食噉衆生已不能投身餓虎割  
肉貿鷹云何反更噉他身分諸僧及領徒衆法師諸尼及領徒衆者  
各還本寺宣告諸小僧尼令知此意制說此語竟僧尼行道禮拜懺  
悔設會事畢出其晚又勅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左衛率周捨曰法寵  
所言慚愧而食衆生此是經中所明羅刹婦女云我念汝我食汝法  
寵此心卽是經之羅刹又勅捨云僧辯所道自死肉若如此說鴟鴞  
鳩鴿觸處不死那不見有一自死者麀鹿雉兔充滿野澤亦不曾見  
有一自死者而覓死肉其就屠殺家覓死魚必就罾網處若非殺生  
豈有死肉經言買肉與自殺此罪一等我本不自爲正爲諸僧尼作  
離苦因緣又勅捨云衆生所以不可殺生凡一衆生具八萬戶蟲經



亦說有八十億萬戶蟲若斷一衆生命卽是斷八萬戶蟲命自死衆生又不可食者前所附蟲雖已滅謝後所附蟲其數復衆若煮若炙此斷附蟲皆無復命利舌端少味害無量衆生其中小者非肉眼能觀其中大者灼然共見滅慈悲心增長惡毒此實非沙門釋子所可應行又勅捨云衆僧食肉罪劇白衣白衣食肉乃不免地獄而止是一罪至于衆僧食肉旣犯性罪又傷戒律以此爲言有兩重罪若是學問衆僧食肉者此爲惡業復倍於前所以如此旣親達經教爲人講說口稱慈悲心懷毒害非是不知知而故犯言行旣違卽成詭妄論學問人食肉則罪有三重所以貴於解義正爲如說修行反復噉食魚肉侵酷生類作惡知識起衆怨對墜墮地獄疾於攢矛善惡報應必也不亡凡出家人實宜深思又勅捨云聲聞受律儀戒本制身口七支一受之後乃至睡眠悶等律儀恆生念念得未曾有律儀所以爾者睡眠等非起惡心故不損不失乃至常生若起欲殺心於聲

聞法雖不失身口戒而於戒有損非唯損不殺戒亦兼汗餘戒至於  
手挾齒齧動身口業則失身口戒爾時律儀無作卽斷不續旣失不  
殺戒亦損汗餘戒所以爾者旃陀羅人爲屠肉時爲何等人殺正爲  
食肉者若食肉者卽有殺分於不殺戒卽成有缺若謂於善律儀受  
殺生分於不殺戒無所缺者是不善律儀人持八戒齋是惡律儀猶  
應相續若惡律儀人持八戒齋惡律儀不復相續者是知善律儀人  
受諸殺分是不殺戒卽時便缺別解脫戒不復解脫惡律儀人無論  
持八戒齋但起一念善心惡律儀卽斷若一念不斷多念亦應不斷  
若多念斷是知一念時斷善律儀人其事亦爾無論受諸殺分有少  
殺分不殺律儀卽時亦斷菩薩人持心戒故自無有食衆生理若缺  
聲聞戒終不免地獄等苦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一

音釋

紉吉酉切 犍梵語也此云鐘或云磬隨有瓦木鐵 劓空胡切 燒

爾紹切 詔彌正切 辨魯果切 蔓果五切 蠱道樗蒲戲也 屣

所綺貿切 莫候 贊祖管切 鋌也

廣弘明集戒功篇序

唐終南山釋道宣撰

夫羣生所以久流轉生死海者良由無戒德之舟楫者也若乘戒舟鼓以慈棹而不能橫截風濤遠登彼岸者無此理也故正教雖多一戒而爲行本其由出必由戶何莫由斯戒矣是以創起道意先識斯門於諸心境籌度懷行其狀如何故論云夫受戒者慈悲爲務於三千界內萬億日月上至非想下及無間所有生類並起慈心不行殺害或盡形命或至成佛長時類通統周法界此一念善功滿虛空其德難量惟佛知際不殺既爾餘業例然由斯戒德故能遠大所以上天下地幽顯聖賢莫不憑祖此緣用爲基趾經不云乎戒如大地生成住持出有心發是曰生也聖道良資是曰成也法延六萬是曰住也保住三業是曰持也諸餘善法蓋闕此功有入此門便稱聖種乖斯妄立是謂凡流長沒苦海出濟無日自法移東夏千齡過半在魏

嘉平方聞戒法自爾迄今道俗流布然大聖垂教知幾厥先故使俗  
士憲章則有具有缺道人律儀有小有大所以五戒八戒隨量制開  
對境無非戒科約分任其力用是謂接俗之化不可定其時緣出家  
據道異於俗流備足時緣無開階級雖復位分大小兩學就行齊均  
上下五衆約過品類乃殊結正同存一戒戒者警也常御在心清信  
所存聞諸視聽故撮舉數四知奉法之有人焉

夫而然於本其由出必由三可莫由外矣是以陰陽並意其  
適以教於而不猶辯道風會變多時學有異地野出始五戒  
夫蓋本初以入流學出牙則會風由異海歸之其教皆  
善哉南山論法真經

善哉南山論法真經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唐終南山釋道宣集

戒功篇第七之一

釋慧遠與隱士劉遺民等書

彭城劉遺民以晉太元中除宜昌柴桑二縣令值廬山靈邃足以往

而不反遇沙門慧遠可以服膺丁母憂去職入山遂有終焉之志於西林澗北別立禪坊養志閑處安貧不營貨利是時閑退之士輕舉而集者若宗炳張野周續之雷次宗之徒咸在會焉遺民與羣賢遊處研精玄理以此永日遠乃遺其書

每尋疇昔遊心世典以為當年之華苑也及見老莊便悟名教是應變之虛談耳以今而觀則知沈冥之趣豈得不以佛理為先苟會之有宗則百家同致君諸人並為如來賢弟子也策名神府為日已久徒積懷遠之興而乏因籍之資以此永年豈所以勵其宿心哉意謂六齋日宜簡絕常務專心空門然後津寄之情篤來生之計深矣若染翰綴文可託興於此雖言生於不足然非言無以暢一詣之感因

驥之喻亦何必遠寄古人

於是山居道俗日加策勵遺民精勤偏至具持禁戒宗張等所不及專念禪坐始涉

半年定中見佛行路遇像佛於空見光照天地皆作金色又披袈  
裝在寶池浴出定已請僧讀經願速捨命在山一十五年自知亡  
日與眾別已都無疾苦至期西面端坐斂手氣絕年五十有七先  
作篤終誠曰皇甫謐遺論佩孝經示不忘孝道蓋似有意小兒之  
續之等築室相次各有芳績如別所云

與蕭諮議等書

梁元帝

蓋聞圓光七尺上映真珠之雲面門五色旁臨珊瑚之地化為金案  
奪麗水之珍變同珂雪高玄霜之彩豈不有機則感感而遂通有神  
則智智而必斷故碧玉之樓升堂未易紫紺之殿入室為難必須五  
根之信以信為首六度之檀以檀為上故能捨財從信去有即空率  
斯而談良可知矣竊以瑞像放光倏將旬日蹈舞之深形於寤寐抃  
躍之誠結於興寢稍覺十字之蒸嗤何曾之饌五鼎之味笑主偃之  
辭龜羹麟脯空聞其說羊酪猩脣曷足云也困于酒食未若過中不  
餐螺蚶登俎豈及春蔬為淨欲吾子三日潔齋自寅至戌一中而已  
自有米如玉銳鹽類虎形雲夢之芹遼東之藻十斤之梨千樹之橘

青筍紫薑固栗霜棗適口充腸無索弗獲八功德水並入法流四王  
俱至偕讓弘道同志爲友豈不感歎蕭繹疏

答湘東王書

十八日晚於華林閣外省中得第九月一日書甚慰懸想秋節淒清  
比如常也州事多少無足疲勞濠梁之氣不異恆日差盡怡悅時有  
樂事遊士文賓比得談賞終宴追隨何如近日注漢功夫轉有次第  
思見此書有甚飢怒吾蒙受菩薩禁戒遙預大士此十二日便於東  
城私讖十七日日早入寶雲壁門照日銅龍吐霧紅泉含影青蓮吐  
芳法侶成羣金山滿座身心快樂得未曾有昨日平等寺法會中後  
無礙受持天儀臨席睟容親證拜伏雖多疲勞頓遣剃頂之時此心  
特至心口自謀併欲剪落無疑馬援遣蝨之談不辭應氏赤壺之諷  
僧繼典議不異昔日竟日間雖殊均子路探鉤取名名曰因理皇情  
印可今便奉行昨晡後方還所住徐摛庾吾羌恆日夕鏡遠在直時

來左右但不得個儻殊異盤下之時稍習節文欲避酒泉之職尹王相去既爾彌伸款對臨汝侯比多屬疾來宮小稀其間信使差得其簡擘兼詹事曠爲洗馬時伸話言數語論辯句之侯東撫復成離闕衡山九嶷尋應引邁臨歧有歎望水興嗟但吾自至都已來意志怱怱雖開口而笑不得真樂不復飲酒垂二十旬次公醒狂自成無理知着艾數信述吾經過適憶途遵江夏路出西浮日月易來已涉秋暮而韋述有長沮之弊必笑之災術異葛仙形均荀序弟復資其糧餽特爲經營轉禍爲福事均北叟分別已來每增慨憶歎因月積想逐時旋每有西郵事同撫脞相見之期未知何日瞻言玉嶺靜對金關懷勞之深未常弭歇善自保惜及此不多細疏

與梁朝士書

釋曇瑗

光宅寺曇瑗白竊惟至人垂誨各赴機權故外設約事三千內陳律儀八萬誠復楷訓異門無非懲惡孔定刑辟以詰姦宄釋敷羯磨用

擯違法二聖分教別有司存頃見僧尼有事每越訟公府且內外殊  
揆科例不同或內律爲輕外制成重或內法爲重外網更輕凡情僣  
俛肆其阿便若苟欲利己則捨內重而附外輕若在陷他則棄內輕  
而依外重非唯穢黷時宰便爲頓乖理制幸屬明令公匡弼社稷和  
燮陰陽舟楫大乘柱石三寶遐邇向風白黑兼慶貧道忝居僧例頗  
曾採習毗尼累獲僧曹送事訪律詳決尋佛具切戒國有憲章絀僧  
家諍執未審依何折斷謹致往牒佇奉還旨庶成約法永用遵模釋  
曇瑗呈

與瑗律師書

并答

釋惠津

慧津和南竊聞尋師萬日以禮見知而津伏奉未淹過蒙優接昔鄒  
陽上書乃可引爲上客宋玉陳賦則一賜以良田且復康會來吳才  
堪師表摩騰入漢行合律儀者哉故知道寄人弘德不孤立儔今訪  
古並非其例豈可虛佩寵靈坐安隆渥便是名踰分外譽超身表但



法輪初啓請業者如雲非直四海同風天下慕義遂令負笈之徒排  
肩自遠歸仁之士繼踵來儀華陰成市曾何足云舉袂如帷豈得獨  
高前代況乃闡禪定之初門開智慧之燈炬信實傾河倒海宣說不  
窮先進者陷於金城後生者摧其利齒可號熏修戒善能令十地瓔  
珞守持身行則使八正莊嚴允穆聖凡叶和幽顯加有懷鉛握錐之  
好聚螢流麥之勤或剖蚌求珠開河出寶而慧津一介無取內外靡  
聞學謝懸鐘言慚散粉同斯曲木空廁直蘭類此蒹葭謬參玉樹乃  
知滄溟汪濊不待毫滴之珠華嶽穹崇寧俟遊塵之壤譬茲秋鳳如  
彼春林墜獨葉不預百枝落一毛何關六翮正言身名仰委觸途憑  
累區區寸誠喻如皎日不意三邊有務四郊多壘致使虧贊講筵請  
益成廢及言悲鯁寧可具披所冀難靜障除更敦諮受不任戀結行  
遣祇承慧津和南

答淨律師書

釋曇瑗

信來枉告良用撫然余學慚技癢人非准的中間雖曾講授不異管  
內闖天豈足作範後昆踵武前哲蓋身疾弗瘳門人引去一師盛業  
廢而莫傳五十之年忽焉將至長夜永懷惆悵何已每有好事者曰  
相請逼遂以罷老復成自勵如法師數子本出名家洛下奇才當今  
利齒必欲探覈論部任持律藏方爲美器日見絕塵復有海表奇僧  
聚中開士皆學無常師不遠而至訪道質疑足稱一時之樂不意胡  
兵犯蹕虜馬飲江塔廟焚如義徒道殫卽日京華故老倚席不談乃  
復爰訪幽阿令其訓導久廢無次何以誨人故乃荆棘生乎口中雌  
黃謬於舌杪矣煎水求冰未足爲喻佇能近顧方陳寸款瑗白

天台山顓禪師所受菩薩戒文

隋煬帝

弟子基承積善生長皇家庭訓早趨胎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  
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  
萬行戒善爲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造宮室先必基址徒架虛空

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鎔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爲和尙文殊冥作闍黎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遠感而遂通波崙罄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遵時導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清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己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亦旣至止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卽銷煩惱以年月日於揚州金城設千僧會敬受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各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旣受戒已便舉法名詔帝爲總持菩薩也帝頂受已白曰大師禪慧內融導之以法澤可奉名爲智者斯同梁高舉約法師之徽號矣

統略淨住子淨行法門序

釋道宣

夫淨住之來其流尙矣祖述法王開化導達之方統引羣生履信成

濟之務也是以正法存沒畢乘信毀之功神用昏明終藉惰勤之力  
竊聞輪王興運肇於有劫之初法主膺期開於濁惑之始其故何耶  
良有以也諒由淳薄結於夙心故使機感隆於視聽自教流震土六  
百餘年道俗崇仰其蹤可悉至於知機明略弘贊被時垂清範於遺  
黎導成規於得信者斯文在斯可宗鏡矣昔南齊司徒竟陵王文宣  
公蕭子良者崇仰釋宗深達至教注釋經論鈔略詞理掩邪道而闢  
正津弘一乘而揚士衆世稱筆海時號智山或通夢於獨尊謚天王  
之嘉稱或冥授於經唄傳神度之英規其德難詳輒從蓋闕以齊永  
明八年感夢東方普光世界天王如來樹立淨住淨行法門因其開  
衍言淨住者卽布薩之翻名布薩天言淨住人語或云增進亦稱長  
養通道及俗俱稟修行所謂淨身口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也子者  
紹繼爲義以三歸七衆制御情塵善根增長紹續佛種故曰淨住子  
也言淨行法門者以諸業淨所以化行於世了諸法門故有性相差

別始於懷鉛終於絕筆凡經七旬兩裘都了遂開筵廣第咸集英髦  
躬處元座談敘宗致十衆雲合若赴華陰之墟四部激揚同謁靈山  
之會咸曰聞所未聞清心傾耳故江表通德體道乘權綜而習之用  
開靈府陳平隋統被及關河傳度不虧備於藏部後進學寡識昧前  
修曾不披尋任情抑斷號曰偽經相從捐擲斯徒衆矣可爲悲夫余  
以暇景試括檢之文實普華理存信本矣故知今所學教全是師心  
心何可師一至如此是以智度論云佛滅度後凡所製述弘贊佛經  
者並號阿毗達磨卽十二部經之所攝也聖教明訣理絕凡謀但以  
初學惑昧未能瞻及輒又隱括略成一卷撮梗概之貞明摘扶疎之  
茂美足以啓初心之跬步標後銳之前蹤又圖而讚之廣于寺壁庶  
使愚智齊曉識信牢強萬載之道遐開七衆之基成立敬而信者是  
稱淨行之人宗而行之不亡淨住之目貽厥諸友知其意焉

淨住子淨行法門三十一條并王融頌

蕭子良



皇覺辨德門一

九十六種道而佛道爲最上勝者非無其義夫立名所以表德非德無以顯名有名未必具德有德名非虛唱是知名有真假德有虛實豈可道俗混同竊名假實而不辨析者乎今覩殊教異軌分衢舛迹未嘗不有其名而闕其德不無其稱而求其用是知名無德者外道也有德有名者佛道也譬若濟海託舟踐途寄足故經云直心是道場無虛假故發行是道場能辦事故如是四弘六度俱稱道場藉如此之勝因獲若斯之妙果所以解脫去其累般若窮其照相好表其容法身顯其德語其至仁則三念齊想言其自在則無畏獨步談其累功則十力爲用仰其妙極則不共之法神通方便無量法門洞達三世了照萬有卓然明顯英聖超羣故號如來十號具足旣自覺於生死昏夜又復起於未覺悟者斯可謂有其名德無不包具其美德無不備故知形端則影直聲調則響和未見貌醜鑒鏡有悅目之

華體鏗照水發溢羣之觀書云不登山無以知天之高不測水無以  
知地之厚也凡如斯之異學皆漏於佛之大道矣故經云世間亦有  
常樂我淨出世亦有常樂我淨世間者有名無義出世者有名有義  
故六師結誓經問佛名德佛答云最正覺自得不染一切法一切智  
無畏自然無師保至獨無等倫自獲於正道如來天人尊一切智無  
畏今各既知至德有歸邪正異趣善惡分徑凡聖路隔幸得信因果  
悟非常順智流入正道諸聖並能悼川上之不追悟交臂之潛往病  
生滅之無窮慕我淨之恆樂凡我咸已仰風餐化割愛辭榮豈得不  
凜然增到形命相競者乎故當清和其性哀愍有形等心存濟以法  
惠施不犯不取有求不逆常志大乘內外相副是各具足清淨度門  
頌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舛徑揚鑣分源競柅麗景或幽澄舒每缺  
水激波生煙深火滅情端徒總理向空徹不有明心誰驅聖轍

如來愍念衆生愛同一子何嘗不以善權方便弘濟益之津乎所以垂形丈六表現靈儀隨方應感法身匪一及其金容託體相好莊嚴顯發衆生欣樂瞻睹行則大千震動衆魔懾伏住則洞達諸定外道歸化坐則演示方等釋梵諮仰臥則開一實道三乘稟德言則三塗之苦笑則四生受樂聞聲者證道見形者解脫當此之時豈不感哉今者雖稟精靈昏惑障重進不覩分衛國城退不聞八音辯說將由罪業深厚煩惱牢固非唯恐不見前佛後佛來聖近賢深憂惡道無由可絕發如此意實有切情之悲運如是想不覺痛心之苦豈容順默駛流晏安苦海沉淪沸火而不自拔者乎當須慷慨凜厲挫情折意生增上心懺悔滅罪去諸塵累乃可歸信自不堅強其志亡身捨命捍勞忍苦銜悲惻愴者將恐煩惱熾火無由而滅無明重闇開了未期譬如牢獄重囚具嬰衆苦抱長枷牢大械帶金鉗負鐵鎖捶撲其軀膿瘡穢爛周遍形骸臭惡纏巾而欲以此狀求見國主貴臣雖

復一心無怠懇誠嘉到恐升高殿踐王筵亦無由而果假令愍念欲  
覩爲難何以故以其具諸罪惡不離苦具故若去枷脫鎖洗垢嚴服  
王不我礙自然而現今欲歸信亦復如斯將見如來相好光明者先  
當淨身口意洗除心垢六塵愛染永滅不起十惡重障淨盡無餘業  
累既除表裏俱淨方可運明想於迦維標清心於寶刹去諸塵勞入  
歸信門必然仰覩法身無礙如囚脫枷鎖自然見於王我今除煩惱  
亦必覩諸佛若不如是雖復慇懃倍切直恐障礙難通豈可不五體  
投地如太山崩一心歸信無復疑想奉爲至尊皇太子七廟聖靈龍  
神八部一切劇苦衆生敬禮十方一切三世諸佛求哀懺悔旣悔已  
後常行柔軟調和心堪受心不放逸心寂滅心真正心不雜心無貪  
恚心勝心大心慈悲安樂心善歡喜心度一切心守護衆生心無我  
所心如來心發如是等廣勝妙心專求多聞修離欲定奉戒清淨念  
報恩德常懷悅豫不捨衆生

頌曰生浮命舛識罔情違業雲結影慧日潛暉逶迤修道極夜無歸  
登山小魯汎海難沂參珉見璧辯礫知璣迷其未遠匪正何依

滌除三業門三

身口意三禍患之首故經云有身則苦生無身則苦滅既知其患苦  
則應挫而滅之滅苦之要莫過懺悔懺悔之法先當潔其心靜其慮  
端其形整其貌恭其身肅其容內懷慚愧鄙恥外發書云禮無不敬  
傲不可長又曰過而能改是謂無過經云於一切衆生敬之如親想  
各自省其過然後懺悔衆等從無始世界已來至於此生由於身意  
造諸苦業並緣愚癡多違至教遂乃憍慢懈怠形用不恭眠坐放逸  
行動輕傲或入出僧坊登上堂殿禮拜旋遶形不卑恭或於父母師  
長上中下座善友知識前服用不端動止乖法非禮而觀用違體製  
或盜三寶財及親屬物一切他有抄掠強奪欺誑增減非分相陵或  
淫佚恣縱非時非處罔隔禽獸不避親族或造五逆水火焚燒攻略



坑陷加毒無罪或剝削剛取考掠斫傷毀斬截殘害剝裂屠割炮  
燒煑炙燔淪諸如此罪或爲婬欲或爲財利或爲慳貪或爲癡我無  
慚賢愚不愧聖達今思此過若影隨形怖懼慚愧悲惻懺悔痛苦懺  
悔已有相加害者從今已去爲真善友生生相向以法示誨願十方  
佛特加攝念悔身業障永更不造次懺口業此是患苦之門禍累之  
始書曰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  
一發榮辱之主經云不得離間惡口妄言綺語詔曲華詞構扇狡亂  
故知有言之患招報實重廣如自愛經彰斯業相又如經云失命因  
緣尙不妄語何況戲笑構扇是非常以直心懺悔口業次懺意業意  
爲身口之本罪福之門書云檢七情務九思思無邪動必正七情者  
喜怒憂懼憎愛惡欲者也九思者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  
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利思義此皆所以洗除胸懷去邪務  
正經云不得貪欲瞋恚愚癡邪見故知萬惡川流事由心造何以知

其然若瞥緣心起故口發惡言言由意顯便行重罪今欲緘其言而正其身者未若先挫其心而次折其意故經云制之一處無事不辦既心會於道身過不遏而止意順於理口失不防而滅然身口業麤易可抑絕意造細微難可壑盡廣如諸經說其相狀

頌曰樂由生滅患以身全業資意造事假言筌利衰畢倚榮辱茲纏燕驥匪躡周錯徒鑄惑端夙緒愛境旌懸不勤一至何階四禪

修理六根門四

經云罪無定相隨因緣造既是因緣而生今亦隨因緣而滅前已懺其重惡則三業俱明又欲莊嚴容體則須六根清淨同知心之驅役諸識亦猶君之總策諸臣故書云君人者懷乎如朽索之御六馬言其畏敬御物不及於亡驗之此事曉然俱了但以萬境森然感發內外更相因倚構接心識故經云心王若正則六臣不邪須各慚愧制馭根識如法句經心意品說昔有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曾無寧

息龜從河出水狗將噉龜龜縮頭尾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  
還出便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恣六情不知死至輪轉五道  
皆由意根故須總明六根罪業我從無始已來眼根因緣隨逐諸色  
見勝美之事不能修學見不善之業隨順履行獲此雙眼其淨甚少  
惟見無慚無恥之色不見賢聖神通方便作用之色雖有雙目與盲  
不異是大可恥一也我從無始已來耳根因緣隨逐外聲聞說正善  
信忠勸美不能修學反生憤結聞邪惡事歡然順行緣此因故唯聞  
一切不善音聲不聞清淨正法之聲十方諸佛常說妙法我今不聞  
生聾不異是大可恥二也我從無始已來鼻根因緣若聞正教戒德  
妙香初不樂聞反生妨礙聞諸惡欲邪媚之香深心耽著由此業故  
墮大地獄生在邊地不聞賢聖五分之香不聞三乘四攝等香使我  
輪迴常與善隔是大可恥三也我從無始已來舌根因緣造過特多  
貪著厚味不淨說法致此罪緣常淪生死是大可恥四也我從無始

已來身根因緣多造衆罪自重輕他增長癡愛由此業故得下賤報  
於佛勝緣無由攀附是大可恥五也我從無始已來意根因緣備造  
衆惡至人經教拔苦出要心不希行更生違拒乃學異論規圖罪種  
致無正信求名求利增長我見乖僻尤重臨死之時方悔虛過此大  
可恥六也

頌曰傾都麗佳繞梁之曲肥馬輕裘薰肴芳醪晦黑滋生昏囂競欲  
貌蕩魂浮身甘意觸靈龜攝根情葵衛足蟲草或虞人如不勗

生老病死門五

尋夫遠劫已來三業所纏六根所惑染愛潤業沈沒迄今生老病死  
實爲大苦故經云一身死壞復受一身生死無數盡天下草木斬以  
爲籌計吾故身不能數矣所以達人興厭高升界繫之表愚夫貪生  
恆淪死生之獄故須識過可得長辭如胞胎經云衆生受胎冥冥漠  
漠狀若浮塵在胎十月四十二變識微苦毒楚痛難忍臭處迫迫劇

於牢獄飢渴寒熱過於餓鬼母飽急塞母飢悶絕食冷如冰食熱如火飲多如漂大海行急如墮險谷坐久如土鎮笮立久如懸廁屋下熏上壓無時不苦及將欲生倍復艱難如赤身赴刃叫聲震烈雖具此苦復多不全若一日百日一月十月或在胞胎墮落或出生母子喪命當思此生實是大苦次思老苦經云年耆相熟形變色衰坐起苦極餘命無幾涅槃經云譬如燈炷唯賴膏油膏油既盡光炷非久人亦如是唯賴壯膏壯膏既盡衰老之炷何得久住又如折軸無所復用如遭霜花人不欲視又經云是日已過命亦隨滅如少水魚斯有何樂當思此老復爲大苦次思病苦皆由風寒冷熱食飲不節四時變改則水石乖扶况此假合之體危脆之形望免四大不虧百一無惱豈可得也及至苦患切身心煩愁塞求生不差求死不絕痛楚百端窮憂自結屎尿臭處妻子爲之改容形骸不攝傍人爲之變色況單身寄病誰肯提攜故經云慈父孝子至病死時不能相救此至



言也實爲大苦次思死苦經云死者盡也氣絕神逝形體蕭索人物一統無生不終又經云去處懸遠而無伴侶無所破壞見者愁毒等經又云獨生獨死生自當之幽冥幽冥會見無期是以聖人以身爲患豈復以死更受生乎往來五道勞我精神誓斷貪源絕其生本是故死苦實由此身如來出家立言此意

頌曰穠華易遷繁蕉不實星髮給肌隣光愒日二豎潛言十巫空術生之往矣高松蕭瑟卽化翻靈從緣墜質噬臍有譏嗟然何汨

剋責身心門六

身爲苦本自所造集於生死中復增惡業不能改悔隨順佛語是故特須深自剋責經云見人之過口不得言己身有惡則應發露書云聞人之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得言又云君子顯其過經云讚人之善不言己美書云君子揚人之美不伐其善經云恕己可爲譬勿殺勿行杖書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今以經書交映內外之

教其本均同正是音殊名異若使理乖義越者則不容有此同致所以稱內外者本非形分但以心表為言也經云佛為眾生說法斷除闇惑猶如良醫隨疾授藥書云天道無親唯仁是與若出家之人觀空無常厭離生死行出世法是則為內乖此為外在家之人歸崇三寶持戒修善奉行禮義是則為內乖此為外今內外道俗共知內美之稱由心外惡之名在行豈得不捨外惡勤修內善若欲修行先自剋責當知求進是假名退檢是實法欲涉千里者必裹糧衛足而致也欲升彼岸者必聚智糧具戒足而登也所以能果者實由退檢覺察校試輕重故能却斷無明退截老死愚闇滅則慧光發四相遷則戒德顯故知廉退者進之兆也貪進者退之萌也夫求而獲者虛則實愛情深故有傾危墮墜之苦此外道之法也退而獲者實則意無深戀故得常安涅槃之樂斯佛道之法也今者但應退檢不及以自責躬若志求進必損我傷物退察檢失則彼我兼利當知剋責心口

是八正之路檢察身行是解脫之蹤是故如上善自剋責則無善而不歸也

頌曰瞻彼進德莫敢惑違顧咨小智徒以太康豈無通術跋此榛荒雖有重離迹照螢光循情內負撫事外傷層羅一舉空念高翔

檢覆三業門七

剋責之情猶昧審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檢心校所修習既知不及彌增悚慙何謂檢校檢我此身從旦至中從中至暮從暮至夜從夜至曉乃至一時一刻一念一頃有幾心幾行幾善幾惡幾心欲摧滅煩惱幾心欲降伏魔怨幾心念三寶四諦幾心念苦空無常幾心念報父母恩慈幾心願代衆生受苦幾心發念菩薩道業幾心欲布施持戒幾心欲忍辱精進幾心欲禪寂顯慧幾心欲慈濟五道幾心欲勸勵行所難行幾心欲超求辨所難辨幾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幾心欲作佛化度羣生上已檢心次復檢口如上時刻從旦已來已得演說

幾句深義已得披讀幾卷經典已得理誦幾許文字已得幾過歎佛  
功德已得幾過稱菩薩行已得幾過稱讚隨喜已得幾過迴向發願  
次復檢身如上時刻已得幾過屈身禮佛幾拜已得幾過屈身禮法  
禮僧已得幾過執勞掃塔塗地已得幾過燒香散華然燈已得幾過  
拂除塵垢正列供具已得幾過懸幡表刹合掌供養已得幾過遶佛  
恭敬幾十百而如是檢察會理甚少違道極多白淨之業裁不足言  
煩惱重障森然滿目闇礙轉積解脫何由如上檢察自救無功何有  
時閒議人善惡故須三業自相訓責知我所作幾善幾惡  
頌曰渾風緬沒旅俗膠加競文內疾誰覩心瑕再惟情反三省身華  
貴危窮濫貧懾豪華遭迴六蔽紛綸七邪不圖厥始逸馬難置

訶詰四大門八

四大謂地水火風也

上已檢校所行多諸廢惰由此四大招致懈怠是故訶詰令其覺悟  
夫三界遐曠六道繁滋莫不依因四大相資成體聚則爲身散則歸

空然風火性殊地水質異各稱其分皆欲求適求適非一所以乖忤  
易動故一大不調四大俱疾乍增乍損痾疹續生風輕而地重水冷  
而火熱互相煎惱無時得安經喻四蛇信哉可患又此四大無慚無  
恥無恩無義我今恐其不安所以資給所須然彼四大初無愧感何  
以知之至如悲風霜殞嚴冬雪零便須綿續衣裘臥褥溫室若季夏  
鬱蒸熇赫炎烈復須輕絺廣室風扇牙簟春秋改節氣候清爽復須  
輕輦服御乃至食則甘肥珍饈充滿飲則瓜果溫漿冷水隨時資給  
安苦求樂此皆四大所須而我供贍未曾拒逆而此四大求索無慚  
不知有無有則充給不厭無則恐迫令得如飢須食不可暫闕脫致  
乖違內愁外戰增發火大不知我艱辛不怨我空乏唯欲貪求無有  
休息是名無慚云何無恥汝之所須無窮我隨給汝不少雖然當受  
初無愧容我既役智盡謀以相資贍而汝初無矜念於我於少日中  
不須衣食云何無恩今既得我如此供給未嘗爲我造作善事獲我



衣食飽煖怡懌反更思念作一切惡少時禪誦禮拜卽生懈怠云何無義此四大身不可期懷不可委信我今爲汝種種供須反復橫起種種愛著驅逼於我行殺盜婬我旣愚癡不能制革還相隨順生諸疾病或遭王法牢獄鞭杖爲汝所招我旣嬰苦汝亦無利猶復不知更求更索從今日去不復隨汝流轉老病生死大海汝當隨我行道作諸善業方可給汝隨病衣食趣得支身以除飢渴汝當善自驅策令我早得五分法身常化遊行自在無礙

頌曰迅矣百齡綿茲六入出沒昏疑興居愛習矻矻予求營營爾給匪德日歸惟殃斯集貪人敗類無厭自及昭回不希玄墟何泣

出家順善門九

上已檢校所行知乖道實遠剋責自咎則進趣有途前雖道俗總論混知其過然在家罪重出家罪輕但出家之人行業階差生熟難辨然阡陌而觀亦粗見其迹今出家者未登聖境而期望之人恆引聖

責凡良由大教勝遠尊之者責重法律精微信之者望深何以知然  
今欲見雅形妙相之體當覩儀容端麗之人欲觀仁義盛德之風當  
尋有禮有義之行何常見衆多之口競譏棄諸外道正以不足及言  
所以息議在於衆僧動爲論端實由我法清勝嫉之者多我法高遠  
毀之者衆書云城高則衝生道尊則魔盛今乍聞詰誚之言乃足驚  
怪就理而尋非無義而發試爲檢其所修比其所習福之深濃罪之  
厚薄可加意察之夫父母是孝戀難遣而能辭親妻子恩染難奪而  
能割愛勢位物情所競而能棄榮飢苦是人所難忍而能節食滋味  
是人所貪嗜而甘厭蔬澀翹勤是人所厭怠而能精苦七珍是人所  
恠惜而能捨離錢帛是人所蓄聚而能棄散奴僮是人所資侍而自  
給不使五色是人所欣覩而棄之不顧八音是人所競聞而絕之不  
聽飾玩細滑人所保著而能精麤無礙安身養體人所共同而能忘  
形捨命眠臥是人所不免而晝夜不寢爲業恣口朋遊人所恆習而

處靜自檢白衣飲饌不知紀極而進食如毒白衣日夜無所不甘而己限以晷刻虛腹白衣則華屋媿偶而已塚間離著又行住坐臥如是法禮拜圍繞如是法讀誦講說如是法食飲便利如是法受供行施如是法修道習行如是法略說如上無非有法數則三千威儀廣則說不可盡餘如出家功德經說

頌曰澡身浴德晦迹埋名將安寶地誰留化城道場曠謚禪逕閑清風瓢弗響震轍途驚嘯傲焉慮脫落何營長捐有結永寘無生

在家從惡門十

俗士每言談之次或問白衣歸向何法無不答云釋氏純臣縱復實心錯背亦羞言其乖各所以爾者實由大法精勝不欲與善相違故也既言其信當事與言同若言事相反者便是矯僞諛詔側佞邪媚天下所驚嗟四海所駭歎若欲真實期於三世者見沙門之過當知凡劣形服雖異喜怒何殊便思其理可崇本不在人何得以鄙恡之

行用廢大道乎且其積習勝業已積熙連沙喻可不深思今諸士女  
試自檢察實自多過瞋恚不避尊貴惡罵無復高卑貪求不計毀辱  
慳慙不知禮節姪欲不擇禽獸黜退不避親族加以憍慢放逸貢高  
懟恨諍訟邪命詐現異相以利求利惡求多求無有恭敬不隨教誨  
身見有見及以無見未嘗省退以禮自制一何苦哉唯恐我不勝人  
人莫及我經說起慢此業熾盛燒滅宿世所種善根又云爲惡雖少  
後苦無邊如毒在身終爲重患諸俗人等唯欲營生不知顧死然生  
不可保死必奄至尋此危命非朝則夕俄頃之間兇變無常如佛爲  
愚癡富老公說偈汲汲憂子財非我何所有愚人多預慮莫知當來  
變廣文如彼何得不思貪求積聚終必散失身死名滅唯業相隨又  
觀女人所起患毒倍於男子經云女人甚深惡難與爲因緣恩愛一  
縛著牽人入罪門女人有何好但是諸不淨何不審諦觀爲此發狂  
亂郁伽長者經云在家修道當觀女人生厭離想非常久想不淨潔

想臭穢惡想羅刹惡鬼恆噉人想貪色難飽無止足想惡知識妨淨  
行想三惡道增憂苦不斷目面唇口惑人之具人為所惑破家滅國  
殺親害子衆禍之本皆由女色  
頌曰石磨則磷玉生雖堅維居必徙豈曰能賢冰開春日蘭敗秋年  
教隨類反習乃情遷命符三漏生偕十纏茲焉遂往憂畏方延

廣弘明集卷第三十二

音釋

舩舟權也謚莫橘切扞毗面切嗤抽知切猩師庚切猩能言獸也蚺文飢切

怒乃歷切醉雖遂切隄子隣切擿抽知切個他歷切疑疑其切九九鎮

於既切饋疑求切境上脛股部禮切懲持陵切宄古委切姦音

客芻米也郵行書舍也變悉協切絳胡臥切粉符分切歲烏廢切汪



濺深廣貌覈之使實也考 矻渠各切 諛神至切 誅行之卷 直質切書鬣

謨袍切菁 吝盈切菁 跬大藥切 鑣悲嬌切 懾質涉切 逶迤逶邕危切

俊也菁 華精英也跬 半步也鑣 馬銜也懾 懼也逶迤 徐廉切湯

移逶迤剌 渠京切剌 疑器切剛 魚厥切耳 而志切燁 中淪肉也淪

委曲貌剌 墨刑也剌 刑剌也剛 斷足也耳 斷耳也燁 徐廉切湯

弋約切肉菜湯瞥 匹蔑切錯 口駭切江 鑄遵全切竿 陟格切愒

薄熱出之也瞥 過目也錯 謂好鐵為錯刻 也竿 壓也愒

許葛切又至 微夫切覲 他典切彊 張連切行置 吝邪切疹 丑刃熇

去例切至 微夫切覲 他典切彊 張連切行置 吝邪切疹 丑刃熇

虛驕切矻 古骨切矻 勞也晷 矩縮切媼 匹詰切媼

炎氣也矻 古骨切矻 勞也晷 矩縮切媼 匹詰切媼

炎氣也矻 古骨切矻 勞也晷 矩縮切媼 匹詰切媼